

众生恩不尽

余世磊

回家过年,像往年一样,腊月二十九,我去朴老墓地为朴老夫妇敬一枝香。尽管天气不好,但是通向墓地的路上,我还是遇见好几拨人,都是本地百姓,或者从外地回家过年的老乡,都是去给朴老敬香的。朴老夫妇墓前,摆满了各种供品。朴老夫妇生前心怀着众生,众生的心里也始终怀着他们。

佛陀教导我们要知恩报恩,并有四恩之说,即父母恩、国家恩、三宝恩、众生恩。前三恩,自是高如山,深如海,这个我们懂得,也在努力去报恩。但众生恩,未必就让所有人懂得,并去报答了。

想想,我们吃穿住行,每天的工作、生活,哪一样可以脱离别人的劳作?这就是众生之恩。在佛教里,众生还包括飞禽走兽、爬虫游鱼等动物。我以为还应包括大地山水,草木花果。是它们,千姿百态,五味七彩,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的甚至成为我们的食物,其恩大矣。

不是吗?这每天,我们那点劳作和付出,比起我们的索取和得到,委实微不足道。我们报不了众生的恩。

朴老把自己书斋取名“无尽意斋”,意即报众生恩无尽。1996年1月,朴老曾大病一场,几乎离去,被医生抢救回来。历经生死,他口占了一首诗:“一息尚存日,何敢怠微躬。众生恩不尽,世世报无穷。”朴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可以说,朴老用了自己的一生,来报众生恩,堪为知恩报恩的典范。

朴老做了一辈子的慈善事业,早年

在上海,救济难民无数。许多流浪街头的孩童,被朴老收留,进入教养院读书,不但让他们安身立命,还把他们培养成才。朴老也总是教育他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到过朴老家的人都知道,他家的生活,可能不及一般普通百姓。他们夫妇的钱,大都拿出来做了慈善。仅在我们家乡,个人捐款就达几十万元之巨。朴老总是说:“国家发给我们夫妇的工资,还有我的奖金,用不了,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吧,老百姓太苦了。”

1990年,朴老到九华山,拜肉身殿。到殿是很陡的石级,佛协找了个抬篮,欲让人抬他上山。但朴老坚决不坐,说:“我怎么能让别人抬着我!”1990年临近过年,朴老病在医院,他想起了太湖故乡,还有很多人缺衣少食,便再次拿出自己的积蓄十万元,托安徽红十字会买成大米,专门送到太湖县寺前镇,发到乡亲们手中……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限于篇幅,不能多写了。

人人有恩于我,我也有恩于人人,人人知恩报恩,我也知恩报恩。如果大家怀着这种感恩之心去工作和生活,我们这个社会一定美好和谐得多,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少了许多抱怨和不满。

编委会

(排名不分先后)

名誉主任:

赵 雯 圣 辉 朱维芳
季昆森 秦德文

学术顾问:

王 蒙 传 印 楼宇烈
卢 浔 方立天 杨曾文
杨笑天 黄夏年 陈红星
赵 洛 邓子美 李敏生
王雷泉 詹长智 陈邦炎
演 觉 妙 安 石 楠
慈 光 李 霞 刘 蕤

主任:郑牧民

副主任:

张金锐 黄荣华 项纯文
周德义 张 谨 鲁 德
黄晓玲 吴国平 慧 庆
智 文 聂万健 殷书林

主 编:殷书林

副主编:

詹晓华 王振奋 余世磊(执行)

编 辑:郭 兵

卷首语

众生恩不尽 / 余世磊 1

文 献

赵朴初讲话二篇

在深圳弘法寺的讲话 4

中国佛教协会栖霞寺僧伽培训班开学致词 7

研 究

总结赵朴初宗教思想 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 方立天 9

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和公益事业 / 释智文 14

诗的人生 人生的诗

——纪念赵朴初诞辰106年周年暨《赵朴初韵文集》赏析座谈会总结发言 / 李敏生 18

艺 韵

赵朴初韵文作品赏析(一) / 李 斌 25

红旗飘处换人间

——学习赵朴初诗词笔记 / 朱家托 32

磨墨濡毫作歌行

——赵朴初和他的书法艺术(下) / 殷 实 35

回 忆

南小栓胡同往事 / 朱小棣 40

- 再见赵朴初 / 魏承思 44
《当代中国》画报与赵朴老的情缘 / 武桐羽 46
赵朴初为家乡人的两幅题词 / 张爱斌 48

新 书

赵朴初传——行愿在世间

- 序 / 石楠 52
后记 / 谷卿 54

专 稿

菩提涅槃 元清净体 / 薄伽梵智及维摩诘 56

专 辑

深切缅怀赵国青老师

- 赵福南、殷书林专程前往北京送别赵国青老先生 59
不敢当的“国青宗兄” / 赵国青 60
深情永记 深恩难忘 / 曾玉琴 62
此情深过花亭湖 / 余世磊 65

链 接

- 一丘一壑总流连
——赵朴初及其家族与花亭湖的深厚情缘 / 章咏 68
读《赵朴初年谱》 / 孙欲言 80
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赴安庆赵朴初故居调研
/ 殷实 51

准印证号:皖 08-021

主 办: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
地 址:太湖县政协大楼一楼
邮 编:246400
电话传真:0556-4160478
网 址:
<http://www.zhaopuchu.org/>
E-mail: zpc4160478@163.com

赵朴初讲话二篇

在深圳弘法寺的讲话

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弘法寺的修建工程和管理工作。现在有十二位法师在这里帮助本老，各位负的责任很重，也很辛苦。我在这里表示欢喜赞叹，功德无量。

弘法寺在这里的梧桐山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因缘。梧桐是住凤凰的，“凤有高梧鹤有松”。这座寺庙在这里建起来，应当成为人间住凤凰的地方。这里过去有个小庙，现在新建成一座很庄严的道场。第一期中轴线工程还没有完工，其他部分的工程有待逐步建设。大家都很关心它的建设。因为它地邻香港，香港没有大寺庙，佛教群众去大屿山拜佛，要过海，不方便，到这里来很方便。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这个弘法寺。

弘法寺的名字是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正果老法师起的，由我写了匾。现在山门还未建，这个匾还没有挂起来。“弘法”两个字的意义就是弘

扬佛法。我们弘法寺的人要担当弘扬佛法的责任。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我们自己本身就要依据佛法加强自身建设。现在有许多人不理解佛教，认为佛教是迷信。“迷信”两个字是佛教首先提出来的，“迷信”的对面是“正信”（正确的信仰），相信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一切事物都有发生、变异、消灭的过程。相信“无常”的道理便是正信。相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起主宰作用的自我（或者叫灵魂）的是迷信。佛教讲缘起，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而起。“因缘”这两个字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关系、条件。缘起论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佛对缘起的解释是：“若此有故彼有，若此生故彼生，若此无故彼无，若此灭故彼灭。”这便是说，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相信缘起论便是正信，相信神创造便是迷信……

人家为什么要说佛教是迷信，我觉得我们佛教徒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群众的一些迷信活动我们不应当迁就。比方说,算命、卜卦、烧纸人纸马,甚至有烧纸电视机、纸冰箱、拜财神等,这些都是很荒谬的迷信活动。我们佛教是不许可的。佛教讲的“八正道”中教人们应当“正命”,“正命”的意思就是正当的生活。正当生活的反面,就是“邪命”(不正当的生活)。所谓“邪命自活”,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养活自己,搞那些迷信活动也属于邪命,也应当要反对。有些佛教徒不懂这些道理,把旧社会一些民间的习俗带到佛教里来,我们不要迁就。我们迁就了,就会被人家扣帽子,说佛教是迷信了。我们要不让人家扣帽子,首先我们要破除迷信,不要迁就那些本来不是佛教的东西。

弘法寺既然要弘法,我们自己首先要懂佛法,如果我们自己不懂,那么我们怎么去弘扬呢?佛教的基础知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弘法寺里应当有学有修。学习佛教知识,还要学习世间有用的东西,要学习一些科学知识。佛教讲“五明”,第一是“内明”,学习佛教知识,也要学“声明”,声明就是语言文字学,我们不但要掌握现代语文,还要懂得古文,懂得古文才能学习经典,除汉文外,还要学其他文字,梵文、巴利文、英文、日文等。没有语言文字便不能弘法。此外,还要学一些科学知识,能够懂得医药学,可以方便群众。也要学“因明”,“因明”是佛教的逻辑学。“学”,说难也不难,佛经上说:“难学能学,尽一切学。”知识越多越好,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缺乏了,力量

就不够了。人家说“佛教是迷信,是精神污染”,你怎样答复他?所以知识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要“修”,修也就是“修行”。我个人的理解是:“修”,首先是修正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过去做的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这是《普贤行愿品》中有关忏悔的四句话。忏悔很重要。忏悔犹如洗澡,时时“自净其意”,“诸恶莫作”。“行”,就是“众善奉行”。佛教徒应当时常抱着报恩的思想,所谓报“四重恩”,一“报父母恩”。二“报众生恩”,就是报人民群众的恩。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地生活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依靠人民群众的劳动。这里所说的人民群众,不只是现在的人,还包括已经过去的人,他们在历史上遗留给我们许多遗产,所以我们要报大众的恩,我们应当尽我们的力量,来补偿自己领受到了的和现在还在领受的大众的恩惠,这种恩惠是报不尽的。三是“报国土恩”,就是报国家的恩。假使没有我们的国家,我们成什么样子?就是弘法寺,要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哪会有这样?我已是八十四岁了,已经过两个皇帝,到了民国,长时期经受军阀混战之苦,国民党时代,我从事佛教工作和社会救济工作。那时到处闹灾荒,我们救济不了多少。那时的社会不断制造灾难,不仅天灾,还有人祸。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圆瑛老法师担任理事长,叶恭绰任主任秘书,我当秘书,后来任主任秘书,说是中国佛教会,实际上工作范

围只是江浙两省,藏传佛教群众很多,除了偶尔碰到章嘉和九世班禅外,我们没有接触什么人;云南省有七个民族,全民信上座部佛教,我们晓都不晓得,做梦也没有想到同他们接触。那是因为国家不统一。一直到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今天的中国佛教协会才能够接触到许多民族的佛教徒,而且合作得很好。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主持的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宗教的五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我们把它叫做“宗教五性论”。从佛教来说,1955年周总理答复外宾说,中国佛教徒有一亿以上,这便是佛教的群众性。我国有二十几个民族信佛教,我刚才说的云南省七个民族信奉上座部佛教。我去年去云南开了一个上座部佛教工作座谈会,很有收获。前年云南大地震,老百姓们自己房子塌了不哭,庙倒了他们哭了。中国佛协筹款,捐了二十多万元,救灾建庙,通过佛教,做了民族团结工作。

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我们送了一尊观音菩萨像,托日本代表带回日本,送给日本佛教界。1953年得到日本佛教界的回信,表示非常感动,因为观音菩萨代表慈悲,代表和平,他们感谢中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好意,他们忏悔过去未能阻止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从这时候起,日本佛教界长老们把中国在日殉难烈士的骨灰一批一批地送回中国,开始做了大量的两国人民友好的

工作。1960年,我向日本的一位佛教朋友提出共同纪念鉴真和尚一千二百周年,我说“要有好题目,才能做好文章”。鉴真和尚冒着许多危险东渡日本,把佛教和文化传到日本去,日本人称他是日本文化的大恩人。纪念活动在日本掀起了巨大的浪潮,他们把1962~1963年定名为“鉴真年”,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促进两国友好和恢复邦交的运动,这个运动直到1964年才结束。这件事充分说明佛教的国际性能够为国际友好、文化交流做很多工作。“五性”也便是五个优势。我经常对佛协的同人说:“有优势就是有优越的条件,就要做工作,有优越的条件而不做工作,就是犯错误。”

弘法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场所。深圳是国际都市,国际观瞻所系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办好这座寺庙,有学有修,成为一个文化的寺庙。我们要消除人家的误会,不让人家随便扣迷信的帽子。我们应该做出一个榜样来,使海内外的人从我们这里看到今天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看到佛教的文化。所以,请你们来帮助本老办好这个寺庙,你们诸位都肩负重任,希望你们同发大心,把责任挑起来,一定要使弘法寺成为我们国内的一个模范道场!

(1991年3月28日,赵朴初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深圳弘法寺,同方丈本焕老法师及在寺僧众亲切会见,在留言簿上留下题词:“弘扬佛法,利乐众生,勇猛精进,报国土恩。”并作了以上重要讲话。——编者注)

中国佛教协会栖霞寺僧伽培训班开学致词

省市各位领导同志，
各位法师、同志们、同学们：

今天，中国佛教协会南京栖霞寺僧伽培训班正式开学了。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首先对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江苏省及南京市党政领导部门给予的热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表示感激和感谢，向参加筹备工作的法师、居士、同志们表示感激和感谢，向培训班全体师生致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专门开办僧伽培训班，集中这么多青年学僧进行学习，这不仅在解放后是第一次，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佛教史上是一件应该大书特书的大事。这件大事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诚的，认真的，兑现的。这就是说，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佛教是受到政策法规的保护的，佛教的正常活动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因而，对佛教徒来说，爱国和爱教是完全统一的。爱国不碍爱教，爱教首先必须爱国。我们每一个同学一定首先要明确认识这一殊胜因缘，

发大愿心，努力学好佛教知识，争取做一个合格僧材，将来在佛教工作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培训班在南京开办，是有特殊意义的。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是发展壮大于中国。在六朝时期，南京作为中国政治上的正统和文化上的中心近三百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如三论宗即在南京的摄山成立；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是在南京最初宣讲他的学说；华严宗依据的《华严经》是在南京翻译的；涅槃师依据的《大涅槃经》也是在南京经大文学家谢灵运和慧观再治并由鸠摩罗什的高足弟子道生讲授的；禅宗依据的《楞伽经》是在南京翻译的。创立摄论、俱舍两宗的真谛法师最初也是由梁武帝请来南京的。清末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刻印中国失传的经论并开展佛教的讲学研究，著名的学者章太炎及佛教的太虚大师和欧阳竟无居士等都来求学，广事著述，使法相唯识宗得以复兴，开创近代佛学研究的风气。所

以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为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佛教古德所创立的宗派在隋唐时期传布到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有很大的国际影响。例如,日本现在佛教非常兴盛,他们的信徒都声称中国是他们的文化祖国,来我国访问都自称是参拜祖庭。可见佛教作为国际友好往来的联系纽带其作用是很大的。我们培训班之在南京开办就是要继承这一光荣传统,使中国古德的建树后继有人,在新时代更加焕发光彩,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恳切希望同学们能够充分认识这一时节、地点的殊胜因缘。要知道,在你们身上不仅寄托全国佛教界的希望,而且也会引起国际佛教界的注目,希望同学们不要辜负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立即投入紧张的学习中去,服从领导,遵守制度,尊敬师长,努力向上。我们要学习和发扬法显法师以八十余岁高龄在南京辛勤译经的精神,要学习和发扬玄奘三藏不畏艰险求法取经,在印度获得最高成就为祖国赢得荣誉的精神,要学习和发扬鉴真大师六次东渡百折不回到邻国弘扬佛法为中日人民的友好作出历史贡献的精神,要学习和发扬各宗祖师深入教诲、精研经论、推陈出新、创宗立说的独创精神,立宏誓愿,发勤精进,力排险阻,勇攀高峰!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光荣的。我们的佛教是丰富多彩、有优良传统的。我

们作为新中国的佛教徒也是光荣的幸福。我们的青年一代是有志气的。最近我国女排、体操、乒乓球等连夺世界冠军的成就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相信我们佛教的新一代的僧青年也是有志气的,你们也一定能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首先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我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维护祖国荣誉、增加国际友谊、争取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最后,让我再一次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省市各领导以及有关人员的关怀、支持、帮助和努力表示由衷的感激和感谢!祝培训班今后工作顺利,取得圆满成功!祝同学们今后学习顺利取得优异成绩!谨缀四言四偈,用志欣庆之忱:

政策落实,法教重光;莘莘学僧,
济济一堂。传灯有继,雷音远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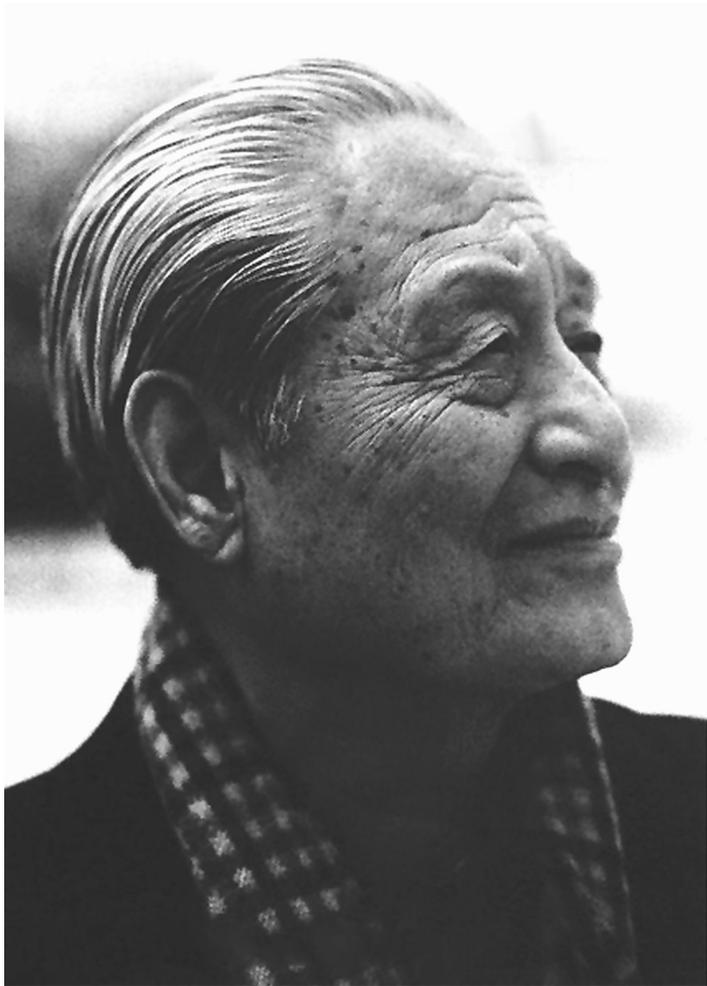
佛日增辉,国运隆昌。扬子泱泱,
钟山苍苍;名德辈出,奕叶流芳。

缅怀古德,志意高骧;爱国爱教,
永矢不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培养和造就大批爱国爱教、识教义有文化的年轻僧才,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在南京栖霞寺开办僧伽培训班,赵朴初任主任,首届面向全国招收185名学僧。1982年11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赵朴初亲自到会祝贺并开示。)

总结赵朴初宗教思想 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方立天



2007年11月6日,笔者应邀参加纪念赵朴初居士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学习赵朴老总揽全局、开拓创新的卓越品格》的发言,这是从赵朴老如何观察、认识和领导中国佛教的角度来讲的。当时笔者就想,赵朴老还有许多丰富的宗教思想,值得我们总结。这次,笔者借参加纪念赵朴初居士逝世10周年座谈会的机会,总结了一下赵朴老的宗教思

想,以期更好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赵朴老的角色定位与其宗教思想的形成

赵朴老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同时又是一位当代的宗教领袖。作为一位佛教徒,他对宗教有一种虔诚的信仰,有一种高度的尊崇,也有很多实际体验。他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作为一位宗教领袖，他对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功能与作用有过深入的思考，具有一种远见卓识。

赵朴老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国家领导人之一。赵朴老在社会上广交朋友，热心社会文化慈善事业，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之一。赵朴老很爱国，观察问题会从国家、社会、民族整体的角度思考，他的宗教思想有一种把握全局的大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赵朴老是一位文史大家，一位著名的人文学者。他著有《滴水集》、《片石集》、《赵朴初诗词曲手迹选》等，2007年，华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赵朴初文集》（上、下卷）。从他的著作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人文关怀，一种客观、理性的精神。赵朴老一生都在追求真理、追求学术、追求进步、追求崇高，这些精神也反映在他的宗教思想上，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高度。

笔者认为，赵朴老宗教思想的形成是和他上述三位一体的角色定位直接相关的。他关于宗教结构、性质、功能、特点、规律的一系列观点和思想，具有全面性、说理性和创见性，值得我们当代的宗教学者思考和总结。

赵朴老宗教思想的要点

宗教的结构 赵朴老认为宗教

由3个要素构成，首先，宗教是一定形态的思想信仰体系；其次，宗教是一定形态的文化体系；最后，宗教是具有同一思想信仰的人们结成的社会实体（见《赵朴初文集》，以下引文均出自该文集）。他从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两方面来思考，认为宗教有3个要素。笔者认为，赵朴老的宗教三要素说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强调了宗教也是一定形态的文化体系，突出了宗教的文化性。他还说：“佛教有自己独具的优势，一方面能给人类提供一种精神信仰，另一方面又具有总持人类文化、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智慧和方便。”在这个物质文明空前发展的时代，人类却面临着精神家园缺失的困境，而佛教作为一个文化体系具有许多明显的优势，能够完善人类的精神品格，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宗教是文化” 1991年，赵朴老阐述了宗教是文化的观点，他说：“宗教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宗教是文化。”他又说：“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定形态的文化，即宗教文化。”他还把宗教文化提高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正因为宗教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发掘、继承宗教文化的精华和优良传统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95年7月19日，赵朴老在《中国宗教》杂志创刊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过去把这些特征（按：指中国宗教特征）都概括为‘五性’，群众性、民族性、

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我个人加了一性,即文化性。”强调中国宗教的六性,也足见他对宗教的文化特征的重视。

宗教与无神论 赵朴老讲过这样一句话:“佛不是神。”佛是一位历史人物,是一位思想导师,是引领人类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精神领袖。由此也可以推论说佛教是一种无神论。联系佛教反对上帝创造世界,主张缘起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条件聚合而成,所以也可以说,从终极世界观的角度来考察,佛教确实具有无神论的因素。另外,关于社会上无神论的宣传,他提出“无神论宣传应当服从于党在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任务。”“对群众进行无神论宣传要坚持正面教育。”赵朴老还强调“‘扫除宗教’这个口号必须予以‘扫除’”。

宗教与政治 1995年3月8日,赵朴老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宗教工作的几点认识和意见》的发言,谈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根本原则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原则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宗教不得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等领域,另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该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不干预公民的宗教信仰与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乃至否定另一个方面,都是违背政教分离这一基本原则的。因此,应该坚决反对和制止“以教代政”的不法现象,同时也要坚决克服“以政代教”的弊端。此外,赵朴老又积极提倡,宗教徒应该参政、议

政,为社会服务。

宗教与民族 1997年3月5日,赵朴老在《做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工作的几点意见》的发言中,强调宗教与民族的可分性与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不可分性。宗教和民族的关系不是相等的关系,宗教不是民族之为民族的基本特征和决定条件,“在某一民族中,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就信仰宗教来说,在同一民族中有信仰不同宗教的,在不同民族中有信仰同一宗教的。所以,不能把民族和宗教混同起来。”但是宗教工作与民族工作又具有不可分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少数民族是信仰一种宗教的,这里的宗教工作和民族工作就是密切不可分离的。我们不但要做好民族工作,贯彻好民族政策,同时也要做好宗教工作,贯彻好宗教政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1994年1月20日,赵朴老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研讨会上,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的意义,分析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条件,指出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依据,阐述了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前提,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

宗教与和平 赵朴老着重从两方面来讲宗教与和平,一方面从佛教来说,佛教讲和平,他强调佛教在和平教义下的团结。他指出佛陀的教义就是和平的教义,佛教徒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就

是“‘圆满的和平’，无有挂碍、无有恐怖、得大自在、得大安乐”。另一方面，赵朴老强调世界宗教徒要团结，共同保卫世界和平。有了宗教徒的团结，就有助于这个世界的和平。他号召世界宗教徒“把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为人类共同的神圣的事业”。他还指出：“宗教的本质是和平的。各宗教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个体心灵的和平和群体生存环境的和平。”因此，要充分发挥宗教在维护人类和平方面的积极作用，争取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美好前景。

当代中国宗教的基本特点

赵朴老将当代中国宗教的基本特点概括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是党和政府可以信赖的同盟者，而不是异己力量。”又说：“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始终是我国宗教的主流。”

赵朴老宗教思想的现实意义

赵朴老的宗教思想有助于提高、丰富我们对宗教的认识。赵朴老对宗教的本质作了界定，回答了“宗教是什么”的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朴老的宗教思想有助于缓解、化解当前中国宗教的问题、矛盾。我们要有问题意识，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宗教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宗教的某些深层次矛盾，比如，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宗教与世



俗社会间的问题、不同宗教之间的问题等。就这些问题，赵朴老都在理论上有所回应，这对我们解决相关问题是具有启发、借鉴意义的。

赵朴老的宗教思想有助于发挥宗



赵朴初在佛教文化研究所视察

教徒的积极作用。赵朴老的宗教思想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运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发挥中国宗教徒在推动经济社会、和谐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也是赵朴老宗教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作者注：本文由白冰同志补充资料、加工整理而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

赵朴初的 人间佛教思想和公益事业

释智文

赵朴初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佛教协会前任会长。朴老的佛学思想博大精深,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其最为著名的思想当属“人间佛教”思想。在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赵朴初明确提出了建立“人间佛教”的主张。所谓“人间佛教”,就是要发扬利乐有情、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的救世济世精神,实现人间净土;就是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现实事业;就是要实行禅农并重,在参禅悟道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认为,这样的“人间佛教”建设是当代佛教的发展方向,当代佛教的一切活动都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为此,佛教界要研究哲学、科学、医学、音乐、书法和文学等,要注重开展国际交往,以民间外交的形式推动国际和平交往。该思想不仅是对传统佛教思想的总结和继承,更是在当代条件下发展了佛教学说,推动了佛学在中国的理论水平

和社会功能的提升,而赵朴初所做的种种社会公益事业无疑是在行动上诠释和实践其“人间佛教”思想。

人间佛教是立足于原始佛教教义,继承大乘佛教的精髓,关怀现代社会,引导现代精神需求的中国佛教新形态。根据大乘佛教:之所以要自己出离生死,证得涅槃,就是因为他们要设法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要普度众生,就必须深入世界,积极入世,发挥有情众生的生命道德意义。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就是通过隐居、苦行等许多尝试,最终悟得真谛,回到世间,在世俗中求法。佛教自东汉汉明帝(公元2世纪)传入中国开始,就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不断进行着自身的适应和改造,从未间断过其融入中国本土化的过程。这一入世的特征便不断得到张扬,而当下即是佛法、不离世间觉悟的真实智慧成为中国佛教的思想主流。

近代以后,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式以及所处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思

想界的所有主体都经历着革新和洗礼,一切文化传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佛教也不例外。佛教要焕发活力必须格外注重和张扬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特征,于是,不离世间觉的佛教传统,转换成了即于世间觉,并常常从社会文化、世道人心等问题的解决方面,更新已有的某些观念,最终经过转换,形成延至今日的“人间佛教”。

当然,所谓“人间佛教”思想不全是由赵朴初居士个人提出来的,朴老是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关于“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理论的探索成果,又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多年中大陆佛教界的实践经验,并且集中了大陆佛教界的集体智慧和意志,在实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而提出来的。“人间佛教”思想根源于传统的佛教教义,但这一思想的真正确立,则是近代的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而赵朴初正是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基础上将这一思想提炼并正式提出。朴老明显地受到过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影响,他一方面使人间佛教的内涵得到极大丰富,一方面又让人间佛教思想进入到实行阶段,使佛教真正与中国社会的主动脉一起跳动,成为提升人格、净化人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赵朴初对“人间佛教”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佛学的贡献在于他不仅顺应和符合了时代需要,而且还在佛学本身中维护和弘扬佛教真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朴老把人间佛教理

念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在教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实践人间佛教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以“爱国爱教”、“护国利民”为宗旨,将爱教与爱国高度统一起来,反复向佛教徒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告诫佛教徒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用弘法利生、爱国爱教等实际行动报效祖国恩,报众生恩,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做贡献。他教育佛教弟子以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慈悲精神去热爱人民,指出佛教的利益必须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赵朴初提倡的“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倡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1年,中共中央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后,朴老以其特有的敏锐性,主张将佛教的教义圆融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尊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之中。

除此之外,朴老还将深奥的佛学用最简明通俗的方式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他把菩萨行基本定位于人间止行,并论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四有”、“五爱”与佛教意识形态有相通之处。这种思想与实践,丰富了中国特色的佛学理论,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新局面,在开展社会福利事业、对外友好交往和维



1999年,赵朴初奉送佛牙舍利去香港恭奉。

护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现在,“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句佛教名言,成为了中国佛协鼓励广大佛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动力。人间佛教这一 20 世纪中国佛教最可宝贵的智慧结晶,理应在新世纪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朴老不仅明确提出了“人间佛教”的佛学新理念,而且他长期以来以大乘入世的精神救国济民,弘扬佛法,毕其一生实践着“人间佛教”。而朴老所从事的种种慈善事业正是其实践“人

间佛教”思想的最好证明。早在上大学年代,赵朴初就热心于佛教会工作和社会慈善事业,并受太虚大师的影响,倾心于佛教人间化。而“人间佛教”的思想不仅仅是朴老从事慈善事业的指南,它也在全国佛教界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得到了广大佛徒的拥护。这一思想对于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投身于佛教的恢复与振兴,投身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产生了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综合赵朴初历年发表的著述,其人间佛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第一,选择菩萨行作为佛教徒修行的实践活动。菩萨行亦称菩萨乘,是佛教实践活动五种教法之一(另外有修持五戒的人乘、奉行十善的天乘、言教闻法的声闻乘以及自觉独悟的缘觉乘),另外四乘多注重个人解脱,只有“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所谓“上求佛道”,说的是自身的修养,亦即净化自己,但这种净化是在世的,即“不离世间觉”。所谓“下化众生”,说的是利他的行为,关怀社会、自度度人,“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这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的具体实践,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第二,学佛的目标在于“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赵朴初把净化世间与引导社会向上、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社会的。”第三,强调以文化阐扬佛法。赵朴初特别注重佛教文化事业,认为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密切结合,才能以文化的导向

引导世俗社会,建立起人间净土。因此,他特别注重佛教文化教育、佛教文化宣传工作。第四,强调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使当代佛教的发展有其根基并焕发生命力。赵朴初在回顾历史、结合现实中总结出的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这就是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以及国际友好交流。这三大佛教传统,是人间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协始终贯彻这一传统,使人间佛教有了现实的落脚处。

在二〇〇四年底印度洋发生海啸后,中国佛教协会向全国佛教界发出号召,曾在一个多小时里募集善款近千万元人民币。今年二月份,南方雪灾之后,全国佛教界踊跃捐款捐物。二〇〇八年5.12汶川大地震,我国佛教界捐款超亿元,同时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前往灾区第一线参加抢险救灾活动。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佛教界是真正的在将人间佛教的精神贯彻在实处,落实在以人为本的佛法的“大行”之中。

总而言之,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坚持以人为出发点(反对崇拜鬼神与偶像),应接社会生活,活在当下(反对彼岸超脱),提升当代社会(净化世间)。上述三点,将佛教各宗派法门团结在人间佛教的旗帜下。其意义还在于,不仅仅佛教,只要认同这几点,任何宗教派别都可以朝人间化发展,都可以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出世而不离世,这就是人间佛教的重要意义。

(作者系安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巢湖鼓山寺方丈)

诗的人生 人生的诗

研究

——纪念赵朴初诞辰 106 周年暨《赵朴初韵文集》赏析座谈会总结发言

18

李敏生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首先，我代表赵朴初哲学文化思想学术论坛、华夏诗词论坛、中国曲阜孔子书院热烈祝贺《赵朴初韵文集》赏析座谈会的隆重召开。衷心感谢陈昊苏同志百忙中莅会；衷心感谢贺敬之同志、周克玉上将对会议的祝贺！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对这次会议给予的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著名的诗人、剧作家贺敬之同志说：赵朴老是他素所敬重的诗词大家，自然更是我们大家十分敬重的诗词大家。当然，贺敬之也是我这一代人敬重的诗词大家。他创作著名歌剧《白毛女》时年仅 21 岁。他的诗作《回延安》、《雷锋之歌》等是我学生时代酷爱的诗歌，对我的教育、启发至今难以忘怀。

贺敬之在写给大会的贺信中高度评价赵朴初先生“在我国现当代诗词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指出：研究和学习他的创作精神和艺术成就，对

中华诗词今后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将大有助益。因此，我们今天的会议作为全国第一次学习研讨赵朴老诗词的会议是很有意义的。

一、赵朴初先生诗词造诣之高与他家族、家庭的熏陶、教育有直接的关系

赵朴初高祖四代人翰林。六代高祖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被封为正使出使琉球，在出使期间“廉洁之声著于海外”，琉球“举国敬礼，特为立祠”。赵文楷一生诗作甚丰，著有《石柏山房诗存》。赵文楷后人均秉承家风，工诗文。赵朴初的母亲也酷爱诗词，赵朴初幼年即跟随母亲学诗、吟诗。赵朴初在回忆自己诗词创作过程中，首先提到的是幼年家庭环境给予他的影响。

《赵朴初韵文集》诗词曲有 1870 多首，其中 1949 年（43 岁）前仅 21 首；1949 年解放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 16 年间作 351 首；文革 10 年作 189 首；文革后 1976 年到逝世的 23 年所作

1300多首，其中1986年到1995年10年间所作860余首，占全书总量的将近一半。但是，赵朴初散失的诗词很多。

二、新中国诗词发展的探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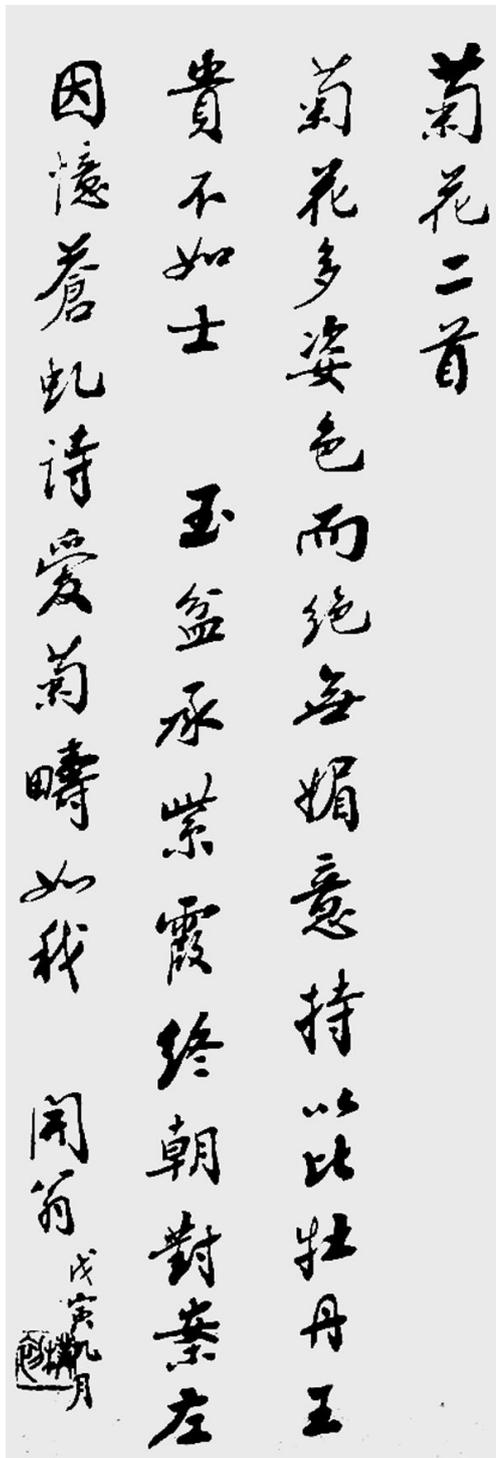
赵朴初称他是我国新诗歌创建中的探路人、摸索者。

但他是一个执着的探路人，数十年坚持不懈、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摸索者。

赵朴初在中华诗词发展探索道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是他在曲的方面的探索。他指出：一九五九年开始作曲。据我个人粗浅的体会，曲，这一体裁，和四、五、七言的诗以及长短句的词相比，灵活性较大，易于吸取群众性语言，也能容纳更广泛的内容，对于摹写新的事物，可以提供较多的方便。同时，曲的音乐性强，在形式和格律上，我觉得它对于民歌和新体诗的发展，可能有所帮助。

众所周知，“曲”和“词”一样来自民歌，后来与音乐和舞蹈相结合，成为我国古典戏剧的主流，占据我国舞台最少达七八百年之久；从十九世纪起，它才逐渐脱离舞台，脱离音乐舞蹈，和“词”一样成为仅供案头欣赏及吟诵的一种文学品种了。

赵朴初认为：“在传统各种诗体中，‘曲’是最能容纳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泼辣尖锐的风格。”赵朴初正是以曲的形式创作了《某公三哭》、《故宫惊梦》等尖锐



嘲讽赫鲁晓夫、江青等脍炙人口的曲。

赵朴初说,继续摸索下去,既然不再是为“配乐”而写曲,既然撇开了种种为“合乐”而制定的传统曲律,那么又何必一定非沿用传统“曲牌”不可呢?于是我尝试着自定调式、自定调名,姑且名之曰“自度曲”。《赵朴初韵文集》收录了赵朴老的多首自度曲。自度曲的调名,字数、句数均自由。

赵朴初在诗词创作中大量的运用了日本比较流行的俳句,他称之为汉俳,创作了多首汉俳。日本学者承认俳句的源流主要来自中国,多从中国古诗中获取构思的原料。俳句在日本是比较古老的一种诗词形式。俳句要求必须要有表现季节的字词,大抵上说,一般都把俳句看成是将讽咏对象压缩成五、七、五共十七个字。这种说法虽不够全面,但通常一般为十七个字。日本有些俳句并不注重押韵,但日本一些著名的俳句作者也倡导“贯彻韵文精神”,严格要求俳句的韵文风格。

赵朴初也不排斥新诗,也创作过多首新诗。

关于音韵方面赵朴初也做了多方探索。首先他反对把西方所谓“无韵诗”输入我国,认为这样很难为群众所接受。他根据我国方言太多韵部各异,不易找到一致承认的标准。提出倾向于大体依据京剧的所谓“十三辙”。减少韵部数目,放宽选韵范围,并且借京剧的广泛流行的影响,无形中为这一分韵法开通较宽的道路,便于使多数人容易接受而已。

赵朴初高度重视、支持中国诗词

走向世界。他在为路易·艾黎先生英译《李白诗选》作序中说:译者在《序言》中已明确提出,只有原诗的精神和含意可以用英文表达出来,至于文字的魅力则常常是无法翻译的。这个意思我觉得颇有道理,诗歌语言之美总是和一个民族的语言特征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文字的。像李白这样伟大诗人的作品,在国际的交流中,一再重译,我认为不仅是可取的,并且是必要的。艾黎先生这个译本,以其种种特色,对于国际文化界,肯定是一个重要贡献。我也希望我们自己的翻译工作者们,从外国朋友的成就中,得到激励,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把我们应当担当的一份担当起来。

赵朴初在他的诗集《片石集》的前言说明了他的探索精神。他说,屈原有句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于一个求索者的我来说,倘能在这漫漫修远的道路上做一片铺路的小石头,即使将被车轮碾碎,终究能起一点垫脚的作用,也还是可以欣幸的。”

三、关于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

赵朴初作为我国新诗歌创建中的探索者,他取得的成就不是涉及中国诗词发展的细枝末节,或仅仅涉及那个方面,而最重要的是高屋建瓴,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从全局上探索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

首先,他认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新诗发展中存在的偏向,否定了以胡适为代表的推翻全部词调曲谱,不拘格律、不拘平仄,彻底否定中华民族



几千年诗词传统的所谓“诗体大解放”。赵朴初严肃指出,我们不能把这种彻底否定传统的主张作为新传统来继承。他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如果硬要说这是传统,那也只能是从西洋来的所谓自由体、自由诗的流派,这些是舶来品,不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舶来品能够有销路就好,我看也没有销路。舶来品是滞销货,与民族诗歌传统无关的。”

赵朴初引用并赞同闻一多先生的意见,批评了郭沫若的《女神》存在的偏向就是“句子是欧化,用的典故也多半是西方的典故,十分欧化了。”

赵朴初还提到:1956年,郭沫若写了一篇文章谈诗歌问题,他指出自己以前犯过错误,低估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赵朴初认为,中国的诗歌不论将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汉语语音不变,它的语言特点——平仄总还是

要用的。作为一个诗人,需要有一个基本功,就是要懂得平仄。中国的诗歌是具有音乐性的,吟诗可以感受到它强烈的音乐感。诗歌的平仄规律如果打乱,读起来就很别扭,诗歌的平仄规律是长期逐渐形成的,对于这种艺术规律我们应充分加以认识,而不可轻视和否定它。

关于韵脚的问题,他指出,对于诗歌来讲,它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押韵,如果不押韵就不成为诗。韵律在诗歌中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要把西方的无韵诗输入到中国来,就不那么容易为我们的读者所接受。

他赞同闻一多先生所说:对于不会作诗的人,格律是一个束缚,格律是一个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格律就成为一个表现的力气。

赵朴老的诗文字洗炼,用典、用韵自如灵活,妙趣横生,寓意深刻,给人以自然的美享受。赵朴老对中国古

典诗词的成功探索表明,具有中华民族文化风格和气派的中国古典诗词的形式适合于汉语汉字的特点及民族审美心理,可以充分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可以为钟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个不同层次的人们所接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尽善尽美的广阔发展天地。赵朴老诗为中华诗坛增添了绚丽光彩,是中国诗文化的辉煌成果,在我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为维护传承中华文化殚精竭虑

百年以来摧残、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左”的思潮不是孤立的,而是全面的。诗歌领域的全盘否定中国古典诗词的“左”的思潮与否定汉字的思潮是紧密相联,相呼应的!

不仅如此,否定中华传统诗词的代表人物与主张用拉丁化取代汉字的代表人物竟然相重合。比如胡适既是取消汉字的急先锋又是全面抛弃中国古典诗词的发起人。

赵朴初指出,搞汉字拉丁化的结果必然抛弃中国诗词。废除汉字也就必然废除中国古典诗词。汉字的特点、优点集中表现在中国诗词上,中国古典诗词充分的展现了汉字的音韵美、意境美、意境的深邃。汉字构词的灵活性,汉字表意的深刻、灵动及丰富多彩,汉字的对仗、排比的形式美都生动地、全面地体现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中国古典诗词更与中国的书法、宗教文化、绘画艺术、音乐艺术、戏曲艺术、茶文化等紧密结合、融合成为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奇葩。

赵朴初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主张,他支持我的《昭雪汉字百年冤案》一书的出版,为我题写书名;他提出搞汉字拉丁化是危险的,他提出要保留文言文,要保留繁体字,并要求中国佛学院的师生学习正体字和文言文。

赵朴初为维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殚思极虑。他把这一问题提到是否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的高度。他在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1995年3月)与冰心、夏衍、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叶至善、张志公在全国政协提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1996年4月25日及9月12日又两次致函教委。

他在1998年1月5日再致函李岚清副总理,在信中深情地说:我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惟有一事长系于心,即近年来深感我国五千年来代代累积、代代承传的文化遗产是我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维护我民族始终不解体的纽带,而如何使这笔文化遗产不致中断、消失是关系到民族兴衰的大事。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及时采取措施,任其在下一代逐渐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是实践,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我们学习、研究赵朴初的诗词不仅着眼于中国诗词的发展,更要把这一问题提高到这是关系到我民族文化

兴衰、民族兴衰大事的高度来看待。

今年六月,中国曲阜孔子书院、中国社科院秋韵诗社一些同志与山东省诗词学会在山东乳山召开了华夏诗词论坛第一次会议。我们这次会议学习讨论了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教育厅、文化厅、文明办、山东省诗词学会等八单位联合签署即将发出关于开展学习吟诵中国古典诗词的活动进学校、进工厂、进企业、进农村的文件。

山东省的确不愧为是我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走在前头。

我们这次会议学习研讨赵朴初的诗词创作成就首要的是学习赵朴初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们这次会议也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重要思想的会议。我认为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中华文化,习近平同志上任第一次接见中外记者的讲话,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他始终强调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传承,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第一次提出并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这也就是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我将这一观点概括为以中华文化为

本。

那么何谓中华文化的沃土呢?中华文化沃土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而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汉字、中华诗词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汉字的地位更为显要,甚至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文化,取消汉字、毁灭汉字就是毁灭中华文化,也就是毁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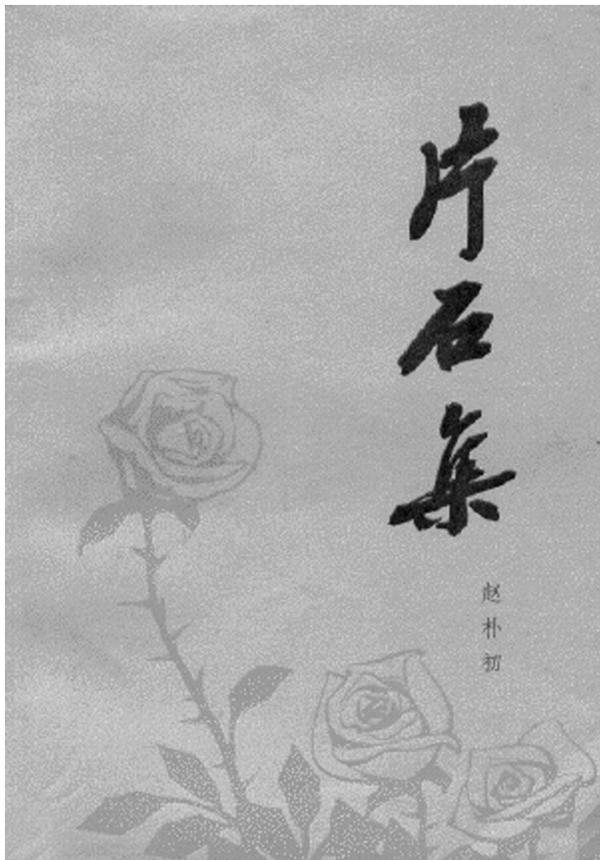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什么?首要的,不容置疑的是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植根于中华汉字文化,以中华文化为本。

在文化问题上,全党必须警醒!文化领域腐败的严重性、危害性丝毫不亚于经济领域,并且具有更大的危险和危害!

文化腐败的问题不同于经济领域的贪污腐化,而更重要的是背离中华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正确道路,偏离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的不正之风。

五、赵朴初诗的精神

赵朴初指出:“五四时期,新诗运动所有的主张、争论都没有离开诗的形式问题,没有离开诗体问题。所谓诗歌的改革,或称之为‘诗歌革命’,它仅仅都是讲形式,讲形式的改革问题,没有涉及到诗歌的内容问题,据我看内



深。我国的诗文化历来与书、礼、乐、绘画、宗教文化等息息相通,融合发展。

赵朴老以诗悟禅,以诗抒情,以墨书诗。赵朴初的诗形象生动地说明了禅学、哲学、伦理的许多道理,涉及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深刻。

赵朴老诗的内容丰富多彩,源于他的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并融入到他参与的国事、佛事、社会活动中。诗如其人,诗传其神。赵朴老的诗贴近生活和百姓,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对自然、对家乡、对朋友的爱心和深情,体现出他高尚的气质和人品。

赵朴老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他的诗文对人民大众热情洋溢,他的诗文中有许多

容比形式更重要。”他这一反潮流的提法发人深省。赵朴初作为一个诗人,他首先看重的是诗的内容!在他看来如果诗的内容陈腐,再新的形式也是黯然失色的!他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首先指出,一切文艺都应以人民大众(具体说就是工农兵)为服务对象,人民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艺的源泉。”

赵朴老的诗歌创作正是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这条正确道路前进的!

中国的诗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多歌颂电车售票员、汽车司机、飞机乘务员、医生、护士、教师等普通劳动者的诗篇;然而他对邪恶势力从不调和,疾恶如仇,充分体现在他的诗文中。“韵文集”中有“文革”中痛斥“四人帮”罪恶的多篇战斗檄文。我们学习研究赵朴老的诗词,在今天“好人”主义盛行的社会风气下,更应该发扬赵朴初这种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

赵朴老的诗卷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诗称天籁发心声,将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赵朴初韵文作品赏析(一)

李 斌 编注

太虚法师¹⁾挽诗

旬前招我何为者,付我新编意倍醇。遗嘱分明今始悟,先几隐约话头参(一)。神州风雨沉千劫,旷世光华掩一龛²⁾。火宅³⁾群儿应不舍,再来伫⁴⁾见雨优昙⁵⁾。

一九四七年

【原注】

(一)师逝世前十日,以电话招余至玉佛寺相见,欣然若无事,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今后努力弘法,不期遂成永诀。闻人言:师数日前告人,将往无锡、常州。初未知其暗示无常也。

【注释】

(1)太虚法师(1890-1947),法名唯心,字太虚,号味庵,俗姓吕,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

(2)龛:僧人圆寂后,一般先为其助念,再为其沐浴更衣装进坐缸内,坐缸也称往生龛。

(3)火宅:《法华经·譬喻品》:“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忧患,如是等火,炽然不息。”火宅群儿,指现实众生。

(4)伫:长时间站立。这句诗是说希望太虚法生再生世间,度化群生。

(5)优昙:即优昙婆罗花,是拘那含佛(过去七佛之一)悟道时身后那一棵遮阳避雨的树种。为仙界极品,因其花“青白无俗艳”被尊为佛家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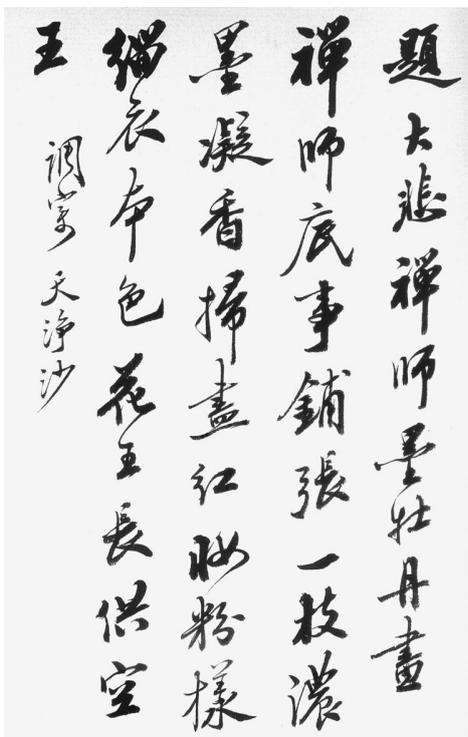
【说明】

赵朴初1907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市,1911年回到祖居地太湖县寺前河状元府生活,在家塾接受启蒙教育。

其母亲陈仲瑄,为湖北清探花陈奎之后,能文善诗。母亲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带幼小的赵朴初走入佛门,在赵朴初幼小的心田植下佛种慧根。1920年,母亲接受义姊关静之的建议,将赵朴初送往上海读书,住在关家。关静之与其弟、在租界担当法官的关纲之对赵朴初寄予厚望,悉心培养。赵朴初在补习了两年英语后,考入东吴大学附中读书,后进入

东吴大学。

赵朴初因病从东吴大学肄业，回到关家所住的觉园养病。表舅关絅之是虔诚的佛教徒，后来投身佛教事业。1928年，南京政府中有人提议以庙产办学校，遭到佛教界的反对。江浙佛教界在上海集会，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以抵制政府动用庙产。该会就设在觉园，经关絅之介绍，赵朴初在该会当了一名文牒元。后该会改组为上海佛教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佛教会，赵朴初在上海佛教会担任秘书，同时在中国佛教会兼办文书工作。在觉园里，赵朴初经常与太虚、圆瑛、班禅等高僧大德接触，受益非浅，皈依圆瑛大师，成为一名佛教徒。太



虚法师倡导“人生佛教”，临终希望赵朴初努力弘法。赵朴初不负法师所望，后来继承和丰富“人生佛教”的基础上，提出“人间佛教”理论，成为当前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

【欣赏】

这首诗里，诗人赞美了太虚大师一生为国为佛教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对大师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特别记叙了太虚法师临终对自己的重托，祈望大师乘愿再来世间，度化群生。

杭州访鸟巢禅师¹塔，时方仲冬，塔旁桃花已开

我来千载鸟巢空，消息人天若有通。四面湖山风雪里，为谁错放一株红？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注释】

(1)鸟巢禅师：名道林，唐朝杭州人，9岁出家，21岁于荆州果愿寺受戒。至京师谒径山道钦禅师而契悟心要。后南归，见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屈如盖，遂栖止其上。故时人谓之鸟巢禅师。有鹊巢于侧，人又曰鹊巢和尚。其塔在杭州凤林寺。

【说明】

杭州市葛岭虎头岩西面旧有凤林寺，原名定业院，唐元和二年(807年)由杭州刺史裴常棣所建。明宣德年间由僧人如月重建，明宣宗敕名凤林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寺被太平军所毁，仅存大殿和铸于明天启年间的大钟。凤林寺钟声以湖上各寺

钟声中最为宏亮而出名。

1947年秋,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委派党员王辛南、万流一来杭州,与在杭州的中共党员朱文伟通过赵朴初居士的关系,在凤林寺西厢房开设凤林医院,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的临时转移点。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刘晓等曾多次到此活动。

医院成立董事会,由白圣(上海静安寺当家),式梁(凤林寺当家),王辛南、朱文伟和赵朴初五人组成,筹备基金黄金十两,由式梁出面,办理开业执照,医院以门诊为主,只收挂号费、不计利润的药费,设病床10张。杭州解放后凤林医院已完成历史使命,此后式梁法师又办了1年左右。

【欣赏】

四面湖山,风雪交加,一枝鲜红的桃花盛开,诗人用笔为我们构画了一幅动人的图画。桃花本应开在春天,而凤林寺的桃花却开在仲冬,是为一片奇景。桃花为谁错放?禅在诗人的心中,与鸟巢禅师心中的禅是同样的,是不可言说,而在心心相应之中。诗人以为,正是这种心心相应,鸟巢禅师在天看见诗人前来,特意为诗人安排了这一美景。诗中表达了对鸟巢禅诗的敬仰,充满了浓郁的禅意。当时,诗人以满腔热情,参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其壮志与豪情也漫溢于诗句之中。

游大明湖,次韵和刘宠光部长⁽¹⁾ 四首(选一)

冰壶⁽²⁾水阁味清凉,千佛山⁽³⁾光

照满窗。可得十年种花木,千红万紫拥朝阳?

一九五一年

【注释】

(1)刘宠光(1905—1977),曾用名刘宗飞,安徽阜阳人,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新中国前后,曾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市委副书记,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淮河水利专科学校校长。

(2)冰壶:大明湖趵突泉有冰壶之称,明人张鹤鸣《题趵突泉》:“惊看乳窦投珠佩,响应冰壶冷玉箫。”

(3)千佛山:千佛山古称历山,因为古史称大舜在历山耕田的缘故,又曾名舜山和舜耕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海拔285米,占地166.1公顷,距市中心2.5公里,位于济南市中心南部。与趵突泉、大明湖并称济南三大景观。

【说明】

上海解放后,赵朴初担任华东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951年,华东地区都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量农田被淹,因灾死亡者甚多,1951年夏末秋初,赵朴初和刘宠光一起,为分配救灾物资一事到山东、安徽进行调查研究。途经济南,他们抽空匆匆游览了大明湖。

【欣赏】

虽是夏末,但是天气依然炎热,来到大明湖上,坐在趵突泉边的水阁,饮着清茶,沐着清风,凉意宜人。看千佛山光映在窗前,荡漾在窗外的水波里,美不胜收。

禅是平和宁静的，但有禅心，无论外界怎样的躁热、不安，内心自是一片清凉。

经历了几十年兵燹不断的新中国，到处百废待兴。大明湖虽是胜境，古人笔下美丽的湖光山色，现在也变得百孔千疮。诗人却没有感叹和忧伤，而是想到，用上十年时间的建设，在湖中种植花木，那时的大明湖万紫千红，映在火红的朝阳之中，是何等的美丽！

诗人作为参与开国大典者之一，对这个全新的国家满怀信心，意气风发，把全部的精力和激情投入到工作中。而作为一个佛教徒，许多诗中又都蕴含着一份禅意，禅意的美好、生活的热情，交织在赵朴初建国初期的诗作之中，也是他这时期诗歌艺术的审美特色。

浙东纪行诗五首[选二]

登天台山⁽¹⁾

昔人仙境梦天台⁽²⁾，今我飚轮⁽³⁾绝顶来。路转峰回看不尽，江山幅幅画图开。

【注释】

(1)浙江省东部的天台山，地处宁波、绍兴、金华、温州四市的交接地带。素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享誉海内外。该山西南连仙霞岭，东北遥接舟山群岛。为曹娥江与甬江的分水岭。主峰华顶山在天台县东北，海拔1098米，由花岗岩构成。多悬岩、峭壁、瀑布，以石梁瀑布最有名。盛产杉木、柑橘、药材。570年南朝梁佛教高

僧智顓在此建寺，创立佛教著名的天台宗。605年隋炀帝敕建国清寺，清雍正年间重修，为中国保存完好的著名寺院之一。有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禅师(673~727)塔。

(2)刘义庆《幽明录》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会稽郡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采药，遇两丽质仙女，被邀至家中，并招为婿。阮肇又被称为阮郎。后亦借指与丽人结缘之男子。天台山故有仙境之称。又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云：“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3)飚轮：传说中仙人乘坐的车驾。这里指代诗人坐着汽车很快直上山顶。

【说明】

新中国的建立，给了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见光明的机会，赵朴初按照周总理指示，与巨赞法师、陈枢铭等人积极联络全国的高僧大德，开始筹划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51年，赵朴初在上海经历了“三反”运动，事实证明了他的两袖清风。1952年夏天，赵朴初到浙江，联络天台山国清方丈澹云等高僧大德，并听取各方面意见，为即将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做准备工作。

【欣赏】

一首短短的七言绝句，写出了天台山的过去和现在。全诗意境优美，前两句以“今我飚轮”，进一步营造了那种如梦如幻的天台“昔人仙境”。后两句，以“幅幅画图”，如电影蒙太奇般，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全诗一气

呵成,淋漓欢畅,表现出了诗人对天台美景的热爱,同样也洋溢着诗人在建国初期对新中国、对新中国佛教充满的热情和希望。

国清寺

森森万木寺门幽,热恼途中得小休。喜见回天好身手,一行到此水西流^①。

一九五二年夏

【注释】

(1)一行禅师为中国密宗之祖,编写《大衍历》碰到难题,到国清寺向达真法师求教。到达国清寺时,寺门紧闭,听寺内一位老者说:“今有弟子从远方来此,你们到外面去接一接,如果门前山溪水向西流去,弟子已到。”一行回头一看,只见来自北山涧的洪水,与来自西涧的清流汇合于丰干桥下,形成“双涧回澜”的奇观。达真和尚激动的对弟子们说:“一行千里求算,真诚感天动地,连涧水都为之西流,何愁新历不成。”从此,一行就在达真和尚的指导下,经过二年的刻苦钻研,终于编成了《大衍历》。“一行到此水西流”,成了虚心求教的千古佳话。为纪念一行这次访问,后人立有“一行到此水西流”的碑石。

【欣赏】

位于深山中的国清寺,依然是古木幽深,凉意拂人。诗人一行爬山有些热了,坐在寺前小憩片刻,自然而然想起一行禅师拜访天台寺的典故。国清寺的历史悠久及其佛法的神奇、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赞叹。寥寥几

笔,一个古老、庄严的国清寺赫然现在读者的面前。

一行,既是写一行禅师,又何尝不是写赵朴初一行人?赵朴初相信,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佛教也自有回天的好身手,在即将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在全国佛教徒的共同努力下,必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生。

答 赠

世间出世^①学无涯^②,尽吸西江气足^③夸。革命大旗翻万古,破心微义阐三车^④。生龙活虎慈悲力。换骨移胎智慧花。本地风光尽歌唱,人民宫殿法王家^⑤。

一九五二年

【注释】

(1)世间出世:世间指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苦因苦果。而通过修行,不受世间苦因、苦果的束缚,更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这就是出世。一般来说,为僧为佛弟子,远离红尘,修习佛法,称之为出世。

(2)学无涯:《庄子·养生主》,原句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然而知识却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就会弄得很疲困。

(3)尽吸西江: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居士庞蕴》记载,庞蕴居士初见马祖,平白无故的,开口便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谁”。马祖向前踏一步,说:“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的心量很大,但是能力有

限,眼高手低。开口就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谁”?这是执着于“知见”。“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就是要破他对“知见”的执著。在这首诗里,

“一口吸尽西江水”,借喻顿舍贪嗔痴,破无明壳,竭烦恼河。世间烦恼成河,阻碍众生菩提之路,令众本不能得度,称之为西江,烦恼,就是西江水。作者用的是这句话的本意,一口气要把西江的水吸尽,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志向与气魄!

(4)破心:破除心的执着、迷妄。微义:禅宗又有“微妙法门”之称。三车:在《妙法莲华经·譬喻品》,佛祖用羊车、鹿车、牛车分别比喻佛教的声闻乘、辟支佛乘和菩萨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佛教在新中国得到大力弘扬。

(5)法王:佛教对佛的尊称,后也引申为对菩萨、明王、阎王等的尊称。这句话是说,无比庄严华丽的佛的居所,也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宫殿。

【说明】

有人向诗人提出问题,这个问题肯定与新中国佛教发展有关,于是,赵朴初就写了这首诗来回答,并把这首诗赠给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革除传统痼疾,进行思想改造,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倡导佛教改革,推动佛教的现代化进程,是当务之急。赵朴初与全国高僧大德一起,致力推动中国获得全面的新生,那就是要团结各地区、各民族、各宗

派的佛教徒,充分发挥佛教徒弘法利生的信心和热潮,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佛教自身的发展贡献力量。

这时的赵朴初,虽未明确提出“人间佛教”思想,但他心中构画的新中国佛教应是“人间佛教”。他迫切希望中国佛教徒改变了过去不问世事的态度,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积极参加各项爱国运动、政治运动和社会生产活动,成为建设事业中一支积极的力量。

1952年10月3日,赵朴初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次会议上,虚云、圆瑛、喜饶迦措、陈铭枢、吕澄、赵朴初等佛教界著名人士都在北京,他们商议,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指导新中国的佛教工作。赵朴初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了由虚云、圆瑛等十余位高僧名单,作为全国佛协的筹备人,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952年11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佛教界著名人士虚云、喜饶嘉措、噶喇藏、圆瑛、柳霞·土登塔巴、丹巴日杰、罗桑巴桑、多吉占东、能海、法尊、巨赞、陈铭枢、吕澂、赵朴初、董鲁安、叶恭绰、林宰平、向达、周叔迦、郭朋等为发起人。会议详细研究和讨论了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任务和组织等事宜。会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组成了以赵朴初为首的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

【欣赏】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一个佛教徒精进不止的行愿之心,充满了一种改天换地、移山填海的豪情壮志,气象宏大,气魄宏伟。将禅诗与新中国、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使禅诗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审美境界。

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

喜气满天下,人间净正依¹⁾。群观大地动,始悟众生奇。嘉会空千古,虚怀应万机²⁾。降魔成等觉³⁾,因果证同时⁴⁾。

一九五三年五月

【注释】

(1)净正依:佛教有“依正不二”之说。依,依报,是众生身心所依止的一切世间事物,如土地、江河、房屋、衣食等,是众生所依的生存环境,属于众生共同业力所感的果报。正,正报指众生的身心,依众生过去所造业而感得的果报正体。众生的身心(正报)与生存环境(依报)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果报,但是二者却不可截然分离,而是“依正不二”。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新中国大地和人民,都获得了解放的新生,洋溢着幸福与快乐。

(2)这句诗意思是说,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上,与会者都能虚怀若谷,认真听取各位发表的意见。

(3)这句诗是说:公元前530年,尚未成佛之时的悉达多太子来到尼连禅河沐浴,接受了牧女乳糜之供养。恢复体力后,至伽耶村菩提树下,以吉祥草敷金刚座,东向趺跏而坐,

发大誓愿:“不成正觉,不起此座。”时有魔王欲行恼乱,菩萨以慈悲力降伏魔怨。以定慧力明一切法,以上上智通达甚深十二因缘,于明相出时,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3)因果,佛教语,谓因缘和果报。根据佛教轮回之说,前世种什么因,今生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诗,写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党统治,中国佛教也获得了新生,这种因缘和果报在同时得证。

【说明】

1953年6月,来自全国的141名代表,聚会北京广济寺,宣告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喜饶嘉措和赵朴初主持,选举达赖、班禅、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赵朴初等7人为副会长,赵朴初兼秘书长。这次大会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各民族、各地区的大团结,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欣赏】

由赵朴初等许多高僧大德共同倡议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经过很长时间的筹划和向有关部门报告,终于圆满完成。赵朴初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挥笔写下了这首诗。这样一件盛事,赵朴初以佛眼观之,佛理析之,对新中国佛教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全诗充满了深厚的佛家味道,展现了中国佛教兴旺气象。愉悦、自在、明快,构成了这首诗的格调。

红旗飘处换人间

——学习赵朴初诗词笔记

朱家托



赵朴初与赵荣琛在一起。

古来多少荒山泪，一纸公文教虎畏。
红旗飘处换人间，听诉当年犹血沸。

程门心法堪深味，婀娜贞刚难与譬。
倾怀一吐却无声，千丈游丝天外坠。

这是赵朴初 1960 年 1 月在观看赵荣琛演出京剧《荒山泪》后写的一首《玉楼春》。

“程门心法堪深味”，这“程”指的是一代京剧大师程砚秋。《荒山泪》是在 1929 年编写的，赵荣琛的老师程砚秋于 1930 年开始上演的一出经典京剧。

《荒山泪》的剧情是：明朝末年，崇祯帝昏庸，不断抽取苛捐杂税，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农民高良敏因付不出捐税，父子俩被抓入狱，儿媳张慧珠日夜织绢才将父子赎回。刚到家，公差又来抽取新税，高良敏父子连夜去采药

被老虎吃了，慧珠的独子宝莲又被抓去，年老婆婆一气之下晕倒身亡。索税公差仍向她要税，慧珠一人逃进深山荒野，公差跟踪而至，慧珠自刎而死。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谈到“看戏与演戏”时说过一句精彩的话：“演戏要热要动，看戏要冷要静。”

在《荒山泪》中扮演张慧珠的演员是赵荣琛，1916 年生，1996 年逝世。安徽太湖人。他是太湖县赵家第四代翰林赵曾重的孙子，赵朴初的堂兄。赵荣琛读高中时就爱好京剧，后来考取山东省立剧院。抗战期间，他在重庆组建“大风社”，演出京剧，小有名气，被观众称为“重庆程砚秋”。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拜程砚秋为师。在程砚秋师的言传身教下，赵荣琛成为京剧旦角名家。他的嗓音亮而不失沉郁、凝重、清越高远；他的表演温文端庄、清淡静

雅；他的唱念细致入微、凝重沉厚，创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程砚秋曾经分别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专场演出过，20世纪80年代，曾出访美国，做学术交流，引起轰动。

赵荣琛从开始接触、学演《荒山泪》，已经历时五十多年了；正式登台公演这个剧目，也有四十年了。对这出程派名剧，他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偏爱。“艺无捷径，勤学苦练；艺无止境，精钻细研。”几十年来，他不断地琢磨、锤炼，技艺精进，日臻完美。

由此观之，赵荣琛把“戏”演得“热”演得“动”！

观看《荒山泪》的观众是赵朴初。他在冷静地观看中，透视“一纸公文教虎畏”，经过“理智”而进到“慧解”的“悟彻”层面，“红旗飘处换人间”！

我们知道，作为新中国一代杰出宗教界领袖，赵朴初为“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赵朴初提出了著名的“圆融”学说，即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赵朴初的“圆融”学说在宗教理论建设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赵朴初曾经指出：“特别是佛教所强调的慈悲、平等的精神，对于提高人类道德情操，促进人类和平友好，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佛法的总纲是戒、定、慧三学。三学中的戒学是有关伦理道德的规范。定学是有关调剂身心关系、促进身心健康与净化的方法。慧学是指能够正确地区别善恶、明辨是非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佛教与和平》）

《荒山泪》第九场中张慧珠有这样一段唱词——

我不怪二公差奉行命令，
却因何县太爷暴敛横征？
恨只恨狗朝廷肆行苛政，
众苍生尽做了这乱世之民。
眼见得十室中九如悬磬，
眼见得一县中半死于兵；
眼见得好村庄变成灰烬，
眼中人俱都是那虎口余生，
我不如拚一死向天祈请——
苍天哪！
愿世间从今后永久太平。

其实，这儿“我不怪二公差奉行命令”只不过是采用了一种寓意的笔法：“唉！这样的吃人世道，让我怪谁呢！我谁也不怪，只怪我时运不济，生不逢辰啊！”所以，很明显，说明这里的“不怪”，却还是“怪”，而且是更强烈的“怪”。

《荒山泪》表现了古代妇女在暴政淫威面前的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强烈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暴行，有力鞭挞了人世间的邪恶。

佛教主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佛教还要求“持戒”。赵朴

初说过：“一切损害别人不道德的行为严禁去作，这叫持戒。”（《佛教常识问答》）

以慈悲为怀的赵朴初当然深深同情高良敏张慧珠的悲惨遭遇，深深憎恨官吏敲诈百姓的恶行，深深嫉恨崇祯帝的昏庸无能。赵朴初冷静吟韵：“倾怀一吐却无声，千丈游丝天外坠”！

赵朴初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长期从事社会救济救灾工作，做了许多慈善事业。

譬如，民国 29 年（1940），赵朴初出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主持净业教养院事务，抚养教育 80 多名孤儿难童。他为净业教养院确立的办学宗旨是：“我们的教育目的，在乎怎样纠正孩子们过去的缺点，教他们怎样做人，读书识字都是其次的。教养院应该是一座桥梁，把孩子们从黑暗的一头，带到光明的一头。”他还亲自设计了院旗，亲自为校歌作词，每天举行升旗仪式，每天做早操。教养院通过开展军事演习、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等活动，进行革命思想启蒙教育和爱国教育。同学们在教养院和以后的少年村里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一些老师和同学，后来还加入中共地下党。诸如段力佩、计淑人、马崇儒、万流一等一些遇到风险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被赵朴初聘到教养院担任教师，以避免国民党的追杀。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地下党安排，方南君等百余名新四军的小同志曾寄养在教养院。

还譬如，赵朴初热爱家乡，关心家乡建设。1990 年秋，偕夫人回到阔别

64 年的故乡太湖，当看到故乡还不富裕时，随即捐款 2 万元，之后又陆续捐款 21 万元，用于扶贫和设立“拜石奖学金”，奖励在教学和学习上取得突出成绩的师生，至今已有 1000 多人获奖，其中 400 余名学子升入大中专院校深造。从家乡回京后，赵朴初不顾年迈体弱，四处奔走，为建设家乡尽力而为，仅投入家乡救灾款就达 55.5 万元，其中个人捐款 22.5 万元。十年来，他还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安排资金 287 万元，用于支持家乡教育和扶贫工作。他对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从不计较个人回报，婉言谢绝故乡领导修复其故宅的决定。

由赵朴初所说的“无声”，我想起来了孔子的“无言论”！

一次，孔子曾高兴地对学生说：“予欲无言。”

学生子贡不解地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可见，“倾怀一吐却无声”，这是极大的愤懑强烈的控诉，“于无声处听惊雷”，力胜千钧！

《荒山泪》，以京剧艺术的形式，揭示了人间“善”与“恶”。《荒山泪》初次演出时，正值反动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军阀连年混战，造成人民无限痛苦，《荒山泪》的演出，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愤懑情绪。“红旗飘处换人间”，《荒山泪》更让今天观众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也是赵朴初书写《玉楼春》的初衷。

磨墨濡毫作歌行

——赵朴初和他的书法艺术(下)

殷 实

三

赵朴初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诗人，震动世界政界和文坛的是他的那首散曲《哭三尼》，深得毛主席的赞赏，并亲加标题“某公三哭”，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内、外各大媒体纷纷转播、转载，赵朴初的散曲一举成名，震动了世界政界和文坛！

朴老对古典律诗、词、曲有极深的研究，曾结集出版《滴水集》、《片石集》和《赵朴初韵文集》。他的诗、词、曲兴托高远而臻入化境，如春云卷舒，游丝自袅之致，登山则情满翠碧，观海则意溢广阔，以禅的笔法写现实生活也是

一大特色。言近旨远，笔短意长，意态高深，咀之味永，正如启功先生所说：“朴翁诗才犹如地下伏流，随处钻取即得甘泉，庄者可以通禅，谐者可以风世。”

朴老一生推敲吟诵，未尝一日废之，“何当遍取五湖水，日课一诗书万纸”，“磨墨濡毫作歌行”（《盘石歌》）“畅写江山壮丽诗”（《梦周建人同志赠花一束》）“倘许采毫长假我，讴歌期见五洲同”。（《风云》）在诗集《片石集》的前言里，他写道：“对于一个求索者的我来说，倘能在这漫漫修远的道路上做一片铺路的小石头，即使将被车轮碾碎，终究能起一点垫脚的作用，也是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東坡詞 一九九七年初冬 用韵

可以欣慰的。”他多次谦虚地说：“是想摸索摸索诗歌创作的途径。……写曲也不知道能不能唱，反正已变成案头文学了，后来我干脆自己安个牌子，也不知道自己创造的算不算，反正没有框框。”1980年5月，日本俳人代表团访华，朴老仿照日本俳句的形式吟道：“绿荫今雨来；山花枝接海花开；和风起汉俳。”这种“575”形式的诗，就是朴老首创的，后来人们称其为汉俳。这种诗体自由，文字简约，便于抒发情感，是中国诗坛上前所未有的的一种新的诗体。读了这些“不知算不算”的词、散曲和从日本嫁接过来的汉俳，真正感觉到他那文静之中表现出来的桀骜的性格和雄健的气概，奔放自然，不受约束，大有一泻千里之势，铮铮然，掷地有声，哪里是算不算数，这些给予后人的思考，实在是难以估量的。

就诗和书法而言，当代书法家撰写传统诗文的日渐式微，以至今日书法内容大多是摘录前人的章句或干脆抄录古诗，“龙”、“鹅”满天飞，省心又省力。姑且不论其笔力如何，书家不能书写自己创作的诗文，这与欣赏者在情感交流上已是“隔了一层”，不见书者自己的心灵与感受，直如“抄书染纸”，赏者情趣也就大打折扣；岂不愈见生分，味同嚼蜡？如果一辈子写的都是唐诗、宋词或是寻章摘句，又怎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书法家呢？

朴老的书法作品，大都是自撰的诗词，他积年累月沉浸于葩骚汉魏、唐诗宋词，涉猎于梦窗屯田的长短句，挹取其清晖芳泽，恬吟密咏，然后渲泄于

尺缣,以诗词之意境增书法之韵味。不是为书法而书法,而是有感而作、而发。其识见与个性更能得到凸现。前贤论诗云:“诗功之深,非胸中有万卷书不能挥洒自如也。”娴熟的技艺加之深厚的学养,在同一片领域里撞击,瑰丽的火花自然闪现。读朴老的书法如同品茶,细细品味,才能解出个中滋味,其书外之境,情外之理,弦外之音,相互交融,每看一遍,几乎都能发现新的妙趣,不但见法,还能见情,生动感人就自不待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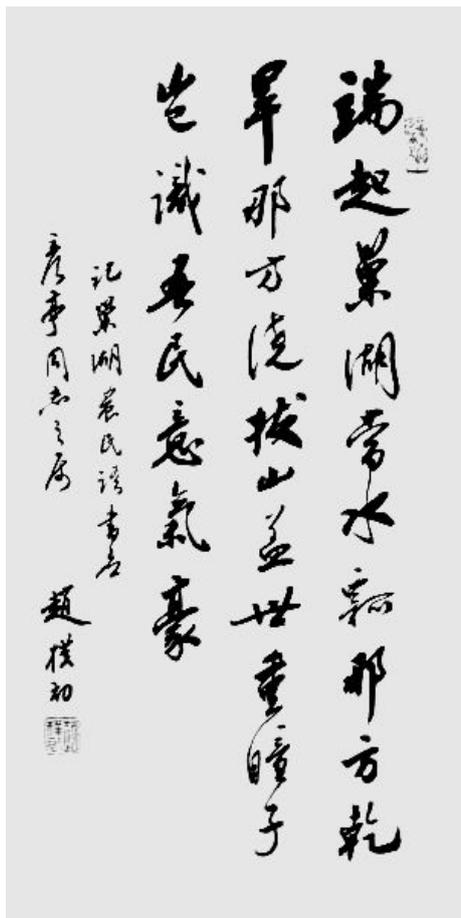
四

赵朴初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佛学家,他精熟经典、淹贯百氏。中共一大代表李维汉说:“朴老学问大得很。”毛泽东称他为“懂辩证法的和尚”,而廖承志、陈毅等更喜欢称他为“菩萨”。

赵朴初先生把对佛学的研究看作是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上说:“我深信,作为灿烂的民族古典文化的绚丽花朵,作为悠久的东方精神文明的巍峨丰碑,中国佛教必将随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并在这一伟大事业中,为庄严国土,为利乐有情,为世界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他提出的著名的佛教口号。“佛教界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现实事业。”他身体力行,积极开展佛教国际间的友好交流,以民间外交的方式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好,民间外交是需要花钱的,朴老说:“我有一个办法,秀才人情半张纸,

拿一张纸,又写字,又写诗。”没有钱请客送礼,他照样可以搞民间外交,他的书法作品在国外声誉很高,重金难以购求,因为他从不作商品字。“随缘文字留珠玉”,日、韩、印度、印尼、缅甸、新加坡、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甚至美国都留下了他的墨宝,“一纸抵万金,异国同笑欢”,当年中、美外交的坚冰不就是被“乒乓外交”打破的吗?朴老擅长的就是“书法外交”!

赵朴初先生是继道一、智永、怀素和弘一之后,中国第五位僧侣大书法



家。他的很多书法作品都与佛学有关。书外的工夫和对佛教精髓的毕生参悟，渗透到笔墨点画之中，才情并茂而不浅露，字里行间充满禅意，似有一股静穆之气拂面而来，似近似远、似隐似现，让你如沐春风，如浴甘泉，忘却浮躁与喧嚣，让你静心省醒，如对高士，参悟大千哲理。独立特行而贯以众生共有的平常心、平等心的朴老，毕生走着佛、诗、书结合的道路。他的“只道墨家近佛家”（《参观胡开文墨厂题词》）的感叹是从学部淹博、见识深阔而来。康有为云：“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征于心源，妙于了悟。”萧蜕庵以佛理参书理：“书道如参禅，透过一关又一关，以悟为贵。”又云：“佛学由解而疑，疑而参，参而悟，不解不会疑，不疑不会参，不参不会悟，不悟不会成，书法然，一切无不然。”信然。

五

朴老一生创作了难以数计的书法，绝大多数是以“白讨”或“互赠”的方式为宝者所藏。因其从不作商品字，愿出高价也不可得。直到去世后，才成为拍卖之热点，2005年安徽某拍卖行春拍其1984年的行书立轴，2500元起价，竞价竟此起彼伏，一路飙升，大大超过了原估价。其后的拍卖，呈稳步增长、逐次攀高的态势。现在已成为收藏家们热衷追逐的目标。

朴老的书法，早、中、晚年变化很大，耄耋之年的书作，尊传统、师造化，清逸凝练，健劲挺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加之朴老的宗高声望，其作品更成



为伪、仿者的目标。近几年《赵朴初诗词曲手迹选》、《赵朴初诗文书法选集》再三刊行，也给作伪带来便捷。仿冒大都是面对《选集》临仿，临摹其晚年的作品。从拍卖图录来看，结体，笔意乍看似似乎很像，结字、点画的特点也比较明显，但只是表面的形似，浑然一体的气势和内在的气质是难以“神似”的。在节奏的控制和字形的配合上，伪书往往照顾不周，在行气的左倾右盼，字与字的前后呼应，特别是一个字的细笔牵丝处，最易出现破绽，如果注意从笔势的流动连贯去体会，仔细比较，真伪还是比较容易鉴定的。

近日古玩市场亦偶见仿冒其条幅，第一印象便是“开门见假”，气韵轻薄，无厚重感，更无书卷气可言，细加辨查，经不起推敲，没有可与朴老手笔值得比拟之处，墨气迂结，气脉不畅，墨色的深浅过渡极不自然，全是抄袭拼凑而来。有的有墨无笔，有色无韵，显系木刻印刷而来，达不到灵动自如的艺术境界，使鉴者有隙可击，得窥其奸。

碑州蘭

六

我原以为朴老只是佛学家、书法家、诗人，毕生追求学问而已，却没有想到他还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过汗马功劳。到了“世太史第”——“赵朴初故居”管理处工作以后我才知道，他早在1937年抗战期间任“慈善联合会”收容股主任的时候，就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浴血抗日的吴淞前线救护伤员，同时将难民中的100多名青壮年及时补给前线的三十六师杀敌抗日；1938年，又前后第三批将难民中的一千多名青壮年辗转厦门送至皖南新四军军部，党中央为此特别来电表扬：“能从日寇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在党外爱国人士支持下完成的壮举。”当得知新四军急需无线电报务人员时，赵朴初又想方设法，以合法身份从事秘密活动，以教难童学技术、谋出路为名，积极操办无线电培训班，其中38人被及时送往新四军从事报务；后又创办“难童职业中学”，培养

了112名无线电人员奔赴抗日前线。他的书法作品五言诗：“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和七律《哀辛士》（辛士：新四军），还有很多诗词都真实地纪录了当时的历史。

诚然，一个爱国的学者，他的学术同祖国、同人民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朴老二十岁即入禅林，早年投向革命，他的眼界自然宽过常人。有人说书法家要广泛经历世途，以可歌可泣之事充盈自己的感受，激情才能迸发，他的书法才能感染他人。赵朴初先生正是这样。

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先生乘鹤西去，留下遗偈：“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可是我们愈加怀念他的学富五车、德高望重，景仰他曾经闪烁过的那片天空。今天，值得告慰他的是，赵朴初故居——“世太史第”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万后学在这里缅怀赵朴初先生的丰功伟绩，面对他的精审端雅、清新秀发、融诗书禅于一炉的书法作品，寻觅它（他）的妍润，寻觅它（他）的骨力！



有些地方尚未去过，已经开始熟悉。有人尚未谋面，却已在影响到你的一生。在我的一生中，也可以说是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人物，他就是赵朴初居士。也有过这么一个地方，那就是南小栓胡同一号，赵朴老在北京的居所。

朴老与我父亲和两位叔叔都是年轻时结交的朋友。所以朴老替我父亲写的挽联是：“相知始自救亡时，辛苦难民营，曾助我，百千万事；老去不忘尝胆语，澄清天下志，乍回头，五十三载”。2000年朴老谢世时，我已在国外定居，相隔万里，只有陋室的墙上，还挂着他在我新婚以后出国之前，特地

为我撰写的册页：云程奋翼，美意延年。

不意十年后的2010年，我回国探亲时，在参观朴老在无锡的纪念馆时，惊异地发现，中堂的陈设，竟然和南小栓胡同一号的客厅里一模一样。陪同参观的老邱先生，更是相赠一本《南小栓胡同一号》（柯捷出版社2004年版）。展读后发现，是由朴老夫人的外甥女等一班当年经常出没、逗留、甚至居住在南小栓胡同一号的后生晚辈们，撰写的回忆文集。书中从作者们到所描述的人物里面，不断地跳出我童年时就十分耳熟能详的名字。有些人



我至今尚未谋面，但书中记载，竟然与我小时候听来的熟悉故事，完全吻合，真仿佛把我通过时光隧道，又带回到当年的南小栓胡同一号，那个我从八岁起就熟知，却要等到进大学念书以后才终于身临其境的地方。

书中有一篇陈同生的女儿陈淮淮写的文章，提到方熊、方虹兄妹俩为一本书在赵家吵架的事，我八岁时就听我堂姐、堂哥分别讲述过。如今再从文字上读到，倍感亲切。说的是妹妹一天带来一本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爱因斯坦传》，哥哥拿回去看了一周还不肯还，因为非常喜欢那本书。据说还把书破损

的地方修补好，用不同颜色的纸，做了一个封面。不仅舍不得还，一周后竟故意没把书再带回到赵家来，甚至还起了收归已有的念头。于是在赵家晚饭后，妹妹跟哥哥要书，说着说着，“火药味也浓起来了”。妹妹坚持要到哥哥家里去拿，她的男友小乔担心天太晚，回来没有公交车，主动提出第二天骑车去她哥哥那里替她拿。果然第二天来回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完成使命，却因此而得罪了哥哥。这位当年的小乔，我印象中好像叫乔世民，出身略微贫寒，被出没赵家的那一帮年轻人取了个绰号，叫“小市民”。

没想到过了两天，赵朴老给淮淮和方虹去信说，“籍知小乔一早去永定路取回了书。小虹的气想早已消了。这件事小熊固然应该受责备，但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不是我‘宠他’，我觉得他对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的热爱的精神是有可取之处的。如果能得到主人允许借给他多看一个时期，可能是有益的。你们以为怎样？”短短数行字，不光平易近人，且一付菩萨心肠，跃然纸上。

朴老的热心好客，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喜爱，也是这批年轻人乐意聚会赵府的原因。甚至连我姐姐当年去北京朝圣，挤入天安门金水桥下接受伟大领袖接见的那天，也是住在朴老的家。而且由于散场太晚，久不归家，害得朴老牵肠挂肚，很是担忧。虽然我的三叔一家也住在京城，她却独往赵府栖身，足见朴老的好客和两家关系的亲密。

我父辈和朴老的友谊，上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在北京参与组织“一二·九”学生运动（包括与姚依林在电话中用英语秘密沟通清华、北大学生游行的组织情况）之后，我父亲于“卢沟桥事变”的前夕撤离北平，来到上海，是在火车上听说事变发生的。在上海，经由延安派来的刘晓以及当地的王尧山亲自审批，与顾准等二十余人首批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并被派往“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与汪光煊、杨帆（也就是后来所谓“潘汉年、杨帆事件”中的那一位）组成一个地下支部。不久，又被转派到赵朴初任常委和收容股主任的公开机构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工作。先后与刘平若（又名焦明）担任地下党“难民工作委员会”（简称“难委会”）的党组书记，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包括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先生这样的知名人士和头面人物。后来又把我的两个叔叔和其他一批地下党人陆续介绍到收容股工作。当时在收容股下设的几十个收容所里工作的地下党员还包括陈国栋、李一氓以及韩念龙的夫人王珍。在我父亲等人的影响下，朴老开始与共产党结下不解之缘，最终成为新中国佛教界的领袖。

虽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朴老与我父辈的社会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包括我二叔被打成“右派”），两家的友情则始终如一，而且越结越深。从我童年懂事时开始，赵伯伯（他比我父亲大七岁）就一直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虽说父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批斗，但能有一位始终关怀着他们的身居北京上层的赵伯伯，就仿佛是在无形中证明了他们的无辜与清白。在我十岁到十八岁的成长过程中，赵伯伯的存在，足以在我心目中证明，我的父母都不是坏人和所谓阶级敌人。当红卫兵、造反派、军宣队、工宣队轮番动员我，要我与父母划清界限时，我心里总是对自己说，他们懂什么？因为心中有京城赵伯伯的存在，更加坚信父母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最终必将得到彻底平反。

我小时候没有去过北京，不像我

姐姐那样可以在南小栓胡同一号一住好几天，“文革”初期还得到过赵伯伯的许多诗词手稿。直到“文革”后期，赵伯伯频繁参加外事活动，常来南京，每次不是亲临寒舍，就是让我们到宾馆里去看他，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多次与他谋面。当时我正从书上零星看到一些佛教故事，记住了《六祖坛经》、《五灯会元》等几本书名，虽然从没有机会阅读过。每次见到赵伯伯，我都要把话题引向佛教，希望能听到他的点拨。他总是用一张笑脸迎着我，乐呵呵地说上一句两句，但从不深谈。而且只要多说几句，他就会突然打住，一边笑一边说：我又在谈佛教了啊。仿佛那是一件本不应当做的事情。

最近我在闲读时发现，原来不仅是在当年对我这么一个童稚少年，就是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刘再复这一辈的学者专家，朴老依然还是这种态度与做法。一模一样的笑脸，兴致勃勃地只谈几句，然后嘎然而止，不无抱歉地说自己又在谈佛教。可见朴老一贯的做法就是这样随缘，从不生拉硬拽，强求别人对佛学或是佛教感兴趣、生崇拜。这才生动体现了由他在中国大陆这一方所倡导的“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

也正是“人间佛教”里所蕴含的乐观精神，常年支撑着他的内心世界。不管外部世界怎样风云变幻，自身条件如何委屈窘迫，都能保持豁达的心态和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因而能够在“文革”中捡煤核时写下：

细向心中捡,燃而有可燃。冷灰犹可拨,试看火烧天。《捡煤核》

而在大扫除和拆旧纸花等手工劳动以后,又能咏出这样透着禅意的小诗:

空言志澄清,何如勤洒扫。峥嵘万古尘,一洗天下小。《大扫除》

摧枯拉朽尽,铁骨独留枝。好待东风信,新花众妙持。《拆旧纸花》

到了人生向晚时分,在他生命尽头的前三年,面对一位当年首次拜访南小栓胡同一号时只有十七岁的顽皮少年,朴老与这位已经年逾半百的中年人曾经认真做过几次笔谈,一一回答了诸多人生话题。现抄录几段,颇能体现朴老深入浅出的智慧:

朴老说:我现在还是一个盲人,还是向往着觉悟。我相信有一个境界——觉悟的境界。你要我写一句话给你(可以终身行之的话),我想还是一句老生常谈——“为善最乐”。

说起晚上睡觉前坐看星空一事,朴老说:佛教叫作“不可思(思维)议(言说)”境界。我看你一人夜坐的办法是一个好办法。你夜对天空时,心无杂念,这当然好。如果杂念多时,不妨试一试“数息”的方法。

当被问及人性和人生的基本追求时,朴老承认这是一个探讨了几千年的问题,包括春秋诸子性本善与性本恶的学说。他说,佛家则说“人具善恶”,人性中具有善恶两方面,主张“诸

恶莫作,众善奉行”。

对于利己利他的选择问题,朴老说:要做到忘我。这是很难很难的,我想,尽力做到自己心安,别人的称赞讥毁,尽量置之度外。佛教主张“自利利他”。忘我利他,实际即自利。所以也说“自他两利”。

这些朴素表达的深邃概念,的确可以让许多人从中获益。《南小栓胡同一号》这本书,也确如朴老夫人陈邦织女士在前言中所言,“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朴老的童心、善心、爱国心”。陈阿姨还朴直地在前言中写道,当年“这些青年的父母有的被打倒,有的被迫害,有的含冤去世。当时学校停课,他们却有家也无法归,都把我们家当作自己的家。那时可以说我们什么文件都看不到,就靠所谓的‘小道消息’了解情况”。“我随机关去干校后,他们解除了朴老许多寂寞”。原来和尚也好,居士也罢,人都是会有寂寞的,也是需要排解的。所以才有了这南小栓胡同一号客厅中的欢声笑语,有了这“自他两利”的佛教精神实践。可惜余生晚矣,无缘赶上当年的盛会。昔日南小栓胡同一号的主人,斯人已去,笑语常存。在那胡同深处,永结着我心中的佛缘。

(朱小棣,毕业于南师大英语系,作家。其父亲朱启奎及两个叔叔周克、诸敏早年参加革命,抗战期间,和赵朴初一起在上海从事难民工作,与赵朴初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建国后,朱启奎历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宣传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编者注)

再见赵朴初

魏承思

回忆

44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1979年,大哥魏承彦从武汉《长江日报》社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秘书。他在北京上大学时就经人介绍从朴老学诗。20世纪60年代赵朴初的散曲《某公三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时脍炙人口。我开始研究佛学时入门书就是朴老的《佛学常识问答》。后来我结婚时,朴老还用行草抄了一首诗作为贺礼。其书法意境深远、翰墨飘逸,通篇观之如金石铺地,字字独立,上下呼应,意连笔不连,一气呵成。书与诗,珠联璧合。挂在我当年的蜗居里,实在说得上蓬荜生辉。

1986年夏,我去北京走访曾在上海文化界工作过的老人,朴老自然在这份名单上。在大哥的安排下,我应约来到南小栓胡同的赵府。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院内花木扶疏,东院有间小佛堂,中院是起居室和餐厅。西院北屋是客厅兼书斋,起了个很有禅意的名字叫“无尽意斋”,大哥领我进去见到了朴老。那天老人谈兴很浓,从佛教和中国建筑、文学、绘画、哲学的关系谈起,指出“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他还说:“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

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因此,今天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

题。”

后来我把这次谈话整理成文,以《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为题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首先全文转载,许多寺院把文章张贴在庙门口当作“护身符”,对付地方政府的极左宗教政策。

后来“佛教是文化”甚至被学术界称为赵朴初佛学思想的核心和贡献。这次谈话发表后,朴老对我的佛学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经常让我给《法音》杂志写稿,有时还是命题作文。当时任继愈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是把宗教当作精神鸦片烟看待的。他们的一些论著对佛教竭尽谩骂诬蔑之能事,且已超出了正当学术研究的范围。朴老十分不满,但当时佛学界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就连刚刚恢复的佛学院都不得不用他们编写的佛教史作教材。有一次,朴老嘱我对郭朋先生的几本佛教史著作做个回应。文章发表后,朴老很赞赏,鼓励我进一步研究。我就沿着那篇文章的思路完成了《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一书。朴老还亲自题写了书名。

1987年,朴老主持创办了佛教界的学术机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

学术刊物《佛教文化》。著名佛学家周绍良和吴立民先生先后担任所长。朴老亲自拍板聘请我为特聘研究员,还传话说我是他唯一聘任的50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

那场政治风波发生后,朴老知道了我的情况,再次传话希望我从此就一心一意埋首研究佛学。可惜我当时已决意负笈留洋,辜负了朴老的一片苦心。

再见赵朴初已隔了整整十多年。1997年4月的一天,我去北京医院探望朴老。记得那天是彭真病逝前一天,医院里岗哨林立,气氛森严,可是我在朴老的病房里则如沐春风。老人家仔细询问了我出国以后的境况,然后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那天聊得最多的是“法轮功”,朴老说已向中央反映要重视其社会影响,但没有人理睬。他要我回香港后帮着搜集一些有关日本邪教资料,说还要向高层进言。当时我在编一套佛教和人生系列丛书,请朴老允许将其《佛学常识问答》编入丛书,在香港出版。朴老满口答应了。我怕时间太久会累到他,聊了两个小时就告辞了,想不到竟然也就成为最后一面了。

《当代中国》画报与赵朴老的情缘

武桐羽

回忆

46

赵朴初研究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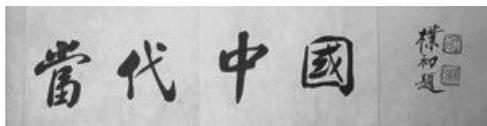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一、17年前的那个初秋，月季花开满记忆

1991年《当代中国》画报创刊伊始，编委会决定请赵朴老为《当代中国》题写刊名。北京一位对历代书法有精深研究的评论家说：“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有五位僧侣大书法家，他们是北魏北齐人智永、陈隋人智永、唐人怀素、民国时的弘一和当代的赵朴初。”初秋的一天，诗刊社负责发行的李明先生陪我一同去朴老家，李明是朴老早年上海工作时的同事。朴老住在南小栓街1号，院门开在院子东南侧的拐角上，院子里种满了月季。

接待我们的是朴老的夫人陈邦织和秘书宗家顺，朴老并没在家。李明和我说明来意，陈阿姨让我把请朴老题词的函和有关《当代中国》画报的文字资料交给宗秘书，尔后，我们就匆匆告辞了。过了几天，宗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朴老已经将刊名提好了，让我去拿。

第二次来到朴老家，我高兴的一如满院子的月季花，芳香奕然。宗秘书把我带进了朴老的书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朴老：洒脱温蔼、神闲气定。看到跃然纸上的“当代中国”四个字，不禁让我想起冰心对朴老书法的评价：“字迹结体隽秀，用墨厚润饱满，行笔流利贯畅，既



有秦汉苍劲豪迈气势，又不乏晋唐俊拔风骨，充满高古典雅的学者气息。”那天，朴老嘱咐我要好好办《当代中国》，要履行新闻工作者的职责，要大力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因为是第一次和朴老交谈，加之朴老的听力不太好，所以，陈阿姨就当了我们俩的翻译。自始至终，朴老都微笑着。

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这两次去朴老家时，我的脑海里尽是那一簇簇月季花，鲜艳温暖，经久不凋。

二、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

渐渐地和朴老夫妇交往多了，对朴老的经历和身世也有了更深地了解。朴老祖上出过四代翰林，1907年，朴老出生百日时，父亲根据“返璞归真，悟初笃静”的古语，为他取了“朴初”的学名。

1920年，朴老在家乡读完私塾后，来到上海，由母亲的挚友关静之照顾，继续读书。关静之随其弟关綢之住在觉园。觉园是一个美丽的庭园，园内有藏传佛教的金刚道场，有打坐诵经、听讲的香光堂，放生池里放养着无数鱼、龟

等水生物,朴老就住在香光堂西侧的智照楼里。1927年暑期,在苏州东吴读大学的朴老因患肺病辍学,他在觉园一边养病,一边帮助舅舅关綢之居士代写诗文、信札,帮助净业社收发报纸,起草文件。在关綢之的启发和悉心引领下,朴老开始攻读佛书,经过一段系统地学习,加上耳濡目染,21岁的朴老在这样一个佛化的氛围里,不知不觉走上了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道路。

1993年7月10日,由《当代中国》画报出资举办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收张火丁为徒的仪式在北京贵宾楼举行,赵荣琛先生是朴老的堂弟,朴老也参加了这次收徒与拜师的仪式,当朴老知道这次活动的费用是《当代中国》出的时,他对我和高占祥副部长说:京剧要振兴,就要有这样承上启下的共同努力,《当代中国》这样做很有意义。同年8月5日,中国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将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成立大会,4日下午,我去给朴老夫妇送请柬,他们二人都是程派迷,当朴老得知这次成立大会的活动也是《当代中国》组织和资助的,当即铺开宣纸,挥毫写下了两首诗:其一、潜龙幽咽忽凌云,四座欢迅气益清。倾吐苍生无限恨,秋声激起海波腾。其二、程门绝艺耐研寻,雅颂盈庭挺异军。喜见兴观嘉会集,弘传赖有老成人。那天,朴老谈兴很浓,和我聊了很多,关于程派、关于财物的聚与散,关于出世与入世,关于佛教……临别时,还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佛教常识问答》。那一夜,我在极其清醒的状况下,看到了一尊硕大的佛……感知到了佛的伟大、平



作者与朴老在一起。

凡与力量……

从此,佛在我的心里。

三、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2000年5月21日,朴老走了。他说:“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17年来,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朴老题写的“当代中国”这四个字,画报的封面上,名片上,报社会客厅悬挂的扁额上,而这四个字的原件,我珍藏在卧室的柜子里。我和《当代中国》与朴老的缘,在文化里,在艺术里,在《当代中国》画报一期接一期出版的传承里。对于朴老,我和《当代中国》全体同仁,从来不需要想起,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赵朴初为家乡人的两幅题词

回忆

张爱斌

48

赵朴初研究动态

ZHAO PU CHU YAN JIU DONG TAI

赵朴初为陶冶题词

一代佛学大师赵朴初先生给安庆市立医院陶冶医师题词的事虽然距今已 35 个年头了,但人们至今仍难以忘怀,陶冶医师每每谈及此事,更是津津乐道,怀念朴老之情油然而生。

上世纪 60 年代初陶冶毕业于安徽医学院,被分配在安庆地区医院(现更名为市立医院)皮肤科当主任医师。当时赵朴初先生的侄子赵君在安庆第三中学任教。一次因患湿疹到该院治疗。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的陶冶医师给他诊断后见皮肤病情较重,给他开了药,反复告诉他如何服用,还一再叮嘱他下周再来医院复诊。可是赵老师因教学工作繁忙,加上到医院就诊还要排长队,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未到医院复诊。陶冶放心不下,一周后的第二天,他带上药品慕名来到他在锡麟街的家,从此,他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中午或晚上登门为他医治皮肤病,每次只收药品钱,从来不收上门诊

治费,一连数月,直到他的皮肤病痊愈。事后赵老师因公赴京将此事告诉了叔父赵朴初。赵朴老听后很欣赏,他说这样年轻的好医生,治病救人的责任心如此之强,真是难能可贵!他还对侄儿说:“你叫那位陶医生来北京时就住在我家,我身边无子女,就权当我的孩子吧,管吃管住。”赵老师回来后将叔父赵朴初的原话转告给陶冶。陶医师听了很感激,他想自己是个极普通的医生,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竟得到赵朴老的如此关爱,实在不敢当。他知道赵朴初先生身居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要职,公务繁忙,年事又高,不好打扰他老人家,故几次赴京公干,包括后来获国家级医学论文奖,专程赴京领奖,都一直未去赵朴老的家。此后,赵朴老每次给侄儿写信都提到陶冶医师,询问他的近况,勉励他好好工作,为人民再立新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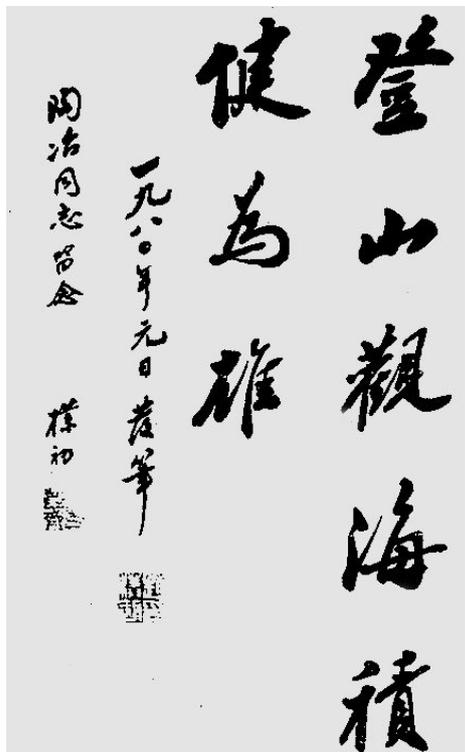
1980 年元旦,赵老师再次赴京探望叔父赵朴初。赵朴老又问起陶冶医师的情况,并当场挥毫泼墨,在一张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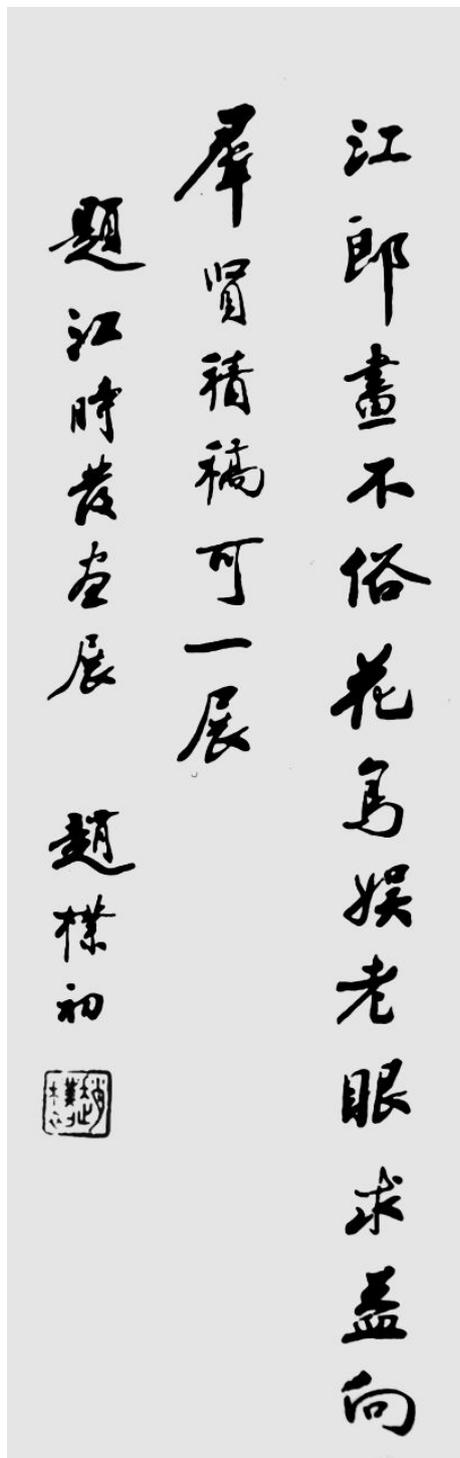
赵朴初为江时发题词

赵朴初先生既是一位贤德仁慈的佛教学家，又是一位关爱晚辈的书画大家，在培养晚辈书画方面热情洋溢，用心良苦，竭力帮助比他小47岁的安庆师范学院美术教师江时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民间传为美谈。

江时发，笔名龙山江郎、龙山水工，1954年10月出生于安庆。自幼酷爱绘画，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在安庆师范美术科系统地学习过美术，师从著名书画家孙其峰和余守谟，毕业留校后进一步深造。此后在担任安庆师范学院美术系领导时，绘画仍是工余之点辍。真正使江时发澄心净气，与花鸟绘画结下不解之缘，是一场大病之后。1993年初，风华正茂的江时发突患脑肿瘤，经两次大手术，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江时发，大彻大悟，一洗尘念，毅然辞去美术系行政领导职务，只当一名普通美术教师，在顽强地与疾病斗争的同时，一门心思地主攻写意花鸟。心诚石头能开花，潜心花鸟绘画，不仅使江时发画艺日进，而且身心日健。他的坚毅精神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厚爱。1997年8月，赵朴老通过安庆的堂妹和侄儿等亲属的家信中获悉家乡晚辈江时发“书画疗养，战胜病魔”的事迹，极为赞赏，正准备写信对江加以勉励时，却收到江时发寄来附有一幅画作的信件。原来江时发早就崇拜赵朴老的书画艺术，大病初愈后，遂写信附上一幅花鸟画慕名寄给远在

开的宣纸上题写了“登山观海，积健为雄”8个遒劲大字，落款为“陶冶同志留念，朴初一九八〇元日落笔”，并钤印两方。几天后，当陶冶接到赵老师送来他叔父赵朴老先生的墨宝时，他如获珍宝，凝视许久，始终珍藏着。2000年5月，赵朴老病逝的噩耗传来，陶冶痛惜不已。事后他逢人便说：“赵朴初先生一生爱国爱乡，他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令人肃然起敬，我一定向朴老好好学习，活到老，干到老，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如今，他虽年近八旬，仍在安庆市孝肃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站兢兢业业地为社区居民治病。赵朴老给他的那幅题词，也一直当做座右铭放在办公桌上，令人瞩目。





北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人。信中开门见山地作了自我介绍，恳请赵朴老给他的画作点评。他在信中还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准备举办一次个人画展，盼朴老指点迷津，如能题词赠墨宝给晚辈更是不胜感激。赵朴老收到江时发的信后很快就给他写了回信。信中赞许他带病习画的勤奋精神，勉励他在花鸟写意画的追求上更勤更专。同时还希望江时发多寄几幅画来，以便更好地切磋，并承诺题词事宜。江时发收到赵朴老的信如获至宝。次年2月下旬，便带着精心挑选的十几幅花鸟画匆匆赶到北京。此时，赵朴老因病住进北京医院。江时发到医院病房里见到了赵朴老和他的夫人陈邦织。病房里因有暖气，温暖如春，赵朴老身着一套蓝白相间的病号服，靠在沙发上热情接待了家乡来访的晚辈江时发。小江见朴老带病接待自己，激动不已。忙走到朴老面前问好，然后将自己十多幅花鸟画呈到朴老面前，请朴老审阅。朴老接到小江的花鸟写意画看得很认真，一幅接一幅地翻阅，有时翻阅几次，评头评足，啧啧称赞其绘画艺术，说他的花鸟画造型严谨清秀，笔墨纵横自如，章法灵活多变，颇得天津美院院长、花鸟画大家孙其峰之神韵。无论是画中停立树梢的雄鹰、迎风展翅的燕子，还是灵活轻捷的游鱼，昂首打鸣的雄鸡，都在画作中获得了生命力，让人深为震撼。遂走到桌前，铺开一张16开白纸，挥毫泼墨，为之赋诗云：“江郎画不俗，花鸟娱老眼，求益向群贤，积稿可一展”，

落款为“题江时发画展 赵朴初”，并钤印一方。江时发接过朴老的题词，欣喜万分，连声道谢。朴老摆摆手，示意不要谢。老人身体欠佳，题完词后便靠到沙发上闭目养神。小江在朴老身边陪护几个小时便挥手告别，祝福朴老早日康复。殊不料两年后，朴老终因病体衰竭医治无效而离开人间，江时发这次与朴老相聚后竟成永诀，令他无限感慨。

2000年5月，朴老谢世的噩耗传

来，江时发顿时一阵心酸，泪水随之流淌下来。他立即打点行装，赶到北京，参加朴老的葬礼。此后他以朴老之题诗为座右铭，视名利为粪土，不断清除艺术之大敌——俗念，情真意切地去追求绘画艺术的更高境界。2005年秋，江时发出版了《江时发画集》，画集中将朴老的题词刊于首页，权以告慰朴老的在天之灵，愿朴老在九泉之下永远安息。

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赴安庆赵朴初故居调研

1月8日上午，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在市委书记虞爱华，市长魏晓明等主要领导下，亲临安庆“赵朴初故居陈列馆”，实地了解赵朴初故居作为民生工程公共文化场馆建设情况。

张宝顺听取了“世太史第”建设的有关情况后，参观了“赵朴初生平展”和“赵朴初书画展”，给予展览以充分肯定并题字留念，还欣然与随行人员及市委、市政府领导回忆自己在共青团中央青工部工作时，经常与朴老接触的点点滴滴，最后，他深情的说：“赵朴初先生是中国的瑰宝，是我们安徽的骄

傲。”他希望故居进一步做好有关赵朴初的文物征集工作，大力弘扬赵朴初先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乐于奉献的伟大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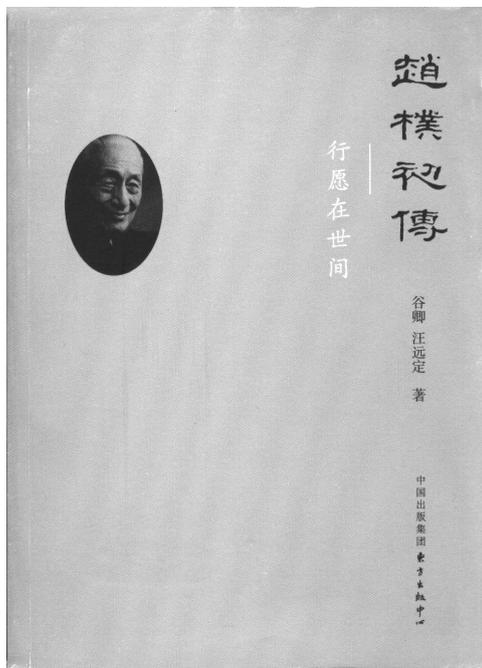
张宝顺强调，“世太史第”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朴初故居”成为首个省统一战线教育基地，要进一步做好民生工程公共文化场馆建设，宣传赵朴初先生为造福社会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传播社会正能量，真正发挥民生工程惠民效益，为共筑“中国梦”而奋斗。

（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 殷实）

赵朴初传 ——行愿在世间

谷卿 汪远定著

中国出版集团 2014年1月出版



序

石楠

我虽早就有言，不再为人写序——这并非我不想支持年轻朋友，而是因为我的眼疾，数十年来我被眼疾折磨得非常痛苦，写序要读长书，一想到厚厚的文稿，我的心里就发怵——但谷卿之请我又不能说不。

谷卿和远定都是“80后”，他们是大学同学，远定高谷卿两届，他们是心灵相通的好朋友。我认识谷卿的时

候他还是个小学生，我是在他四外祖父叶玉昶教授画展的开幕式上第一次见到他的。他上大学以后，常和同学到我家来玩。我们的年龄相差半个世纪，他比我的小孙子还小，但我们却特别谈得来。他喜欢读书，深爱文学，对诗词、书画、篆刻情有独钟。他喜欢我的书，只要见到我的旧作，他都买下，等来访时带来让我签名。他几乎收藏了我的全部作品。我对喜爱读书、专心学问的年轻人，感到特别亲切，而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毫不犹豫地对他开口，他们也欣然出手相助，记得我搬家时，他和朋友还来帮助整理书库。我和他算是忘年之交吧。

这本书的另一作者汪远定我虽然还没见过面，但我们书信交往多年，他也是我的一位忠实的读者，他读了我所有作品，我的传记文学著作，他读过多次，他是我的文学知音，现在也已为人师了。我读过他俩合著的《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感觉到他们的才情横溢在字里行间。在我的眼里，他们不仅是优秀的青年，也是优秀的青年学人。我为他们这么快就完成数十万字的朴老传记而欣喜。

我接到他们的书稿时正在住院，只能在治疗的间隙一天看一点。读完全稿，我深感欣慰，正如我所料，他们没负张爱民先生的寄望。这部朴老传记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没有按编年那样面面俱到来写，而是选取朴老人生中的某些重要片断来重点描述。朴老的人生如沧海丰厚辽阔，长江大河般漫长，若面面俱到去写，会让读者感觉疲倦，减少阅读兴趣，为了扬长避短，聪明的他们，选取了他们所学的学科专业、兴趣特长与朴老人生中相系的内容，重点关注朴老在文学、艺术和思想等方面的成就，把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物来表现，而非仅限于一个政坛人物。这本书在朴老诗词鉴赏、书法赏析等方面有详细的解读和述说，具有诗论的独到特色。为了着重刻划朴老文化人物的形象，他们在朴老的出生和成长过程中，着重写了他的母亲、关大姨、关表舅，以及他的老师和学友对他的影响，把他的成长放在历史和诗的环境中来写，还挖掘了朴老与西泠印社的艺缘及其与书

画家、篆刻家们的交往酬答等等。关于朴老在新时期恢复佛教寺院、重续佛缘等的记述，也只选取了金陵刻经处、天坛大佛和灵山大佛几个代表性的专题，至于朴老与家乡的情缘，他们则特别用了一章来专门叙述。他们很重视表现性格的细节，有些细节可谓神来之笔，文情并茂，我觉得朴老就活生生地在我的面前。

传记作品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实，真实是传记作品的骨，如果在真实的基础上既突出知识性和可读性，传达出传主的灵魂之美，那这部传记必然是部优秀的作品。谷卿和远定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努力和追求，整部书的结构中也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努力和追求，他们把朴老传的重点放在文化的基点上，就是这样铺排的，从他的出生到他走完漫长人生的全过程中，无不弥漫着诗韵、诗情和诗文背后的故事，翻开任何一个章节，都能让读者感受到诗意，回荡着诗的音乐旋律。朴老虽然是位政治活动家，但他更是一位诗人，就是他最后的遗嘱上，也留有一首诗偈：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
花落还开，流水不断。
我兮何有，谁欤安息？
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他们的这部朴老传，可以看作是朴老的诗传、书传、艺传，一部以真为骨以诗为魂的传！我很欣赏。

后 记

为朴老写传记，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

2010年底，我收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编辑张爱民先生寄来的一封信。张先生在信中表示，他一直想为赵朴老出一本可读性较强的传记，之前尚未敲定撰稿人选，直到近期他看到我与汪远定兄合著的《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一书，觉得不错，遂希望由我来完成这项任务。

我当时的想法是，朴老这样一位伟人，高山仰止，我们在他面前能解读到的实在太少；他文字与思想的精粹，我们穷尽力气，也难以领悟到一二。此前我们从朴老书法这个具体的点出发，写了一些不成熟的心得，只能说是“探论”，并没有深刻地把握住许多核心问题，将之出版印行，仅是想借以向方家请教。再说，我个人的学力和精力也都十分有限，实在没有能力和信心接受这一任务。

我把上述想法写成E-mail，按照张先生来信告知的地址发去。张先生

很快就回复了我，他打消了我的顾虑，积极肯定我们已做出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并坚决要求我来写这本传记。不久后，他干脆把出版合同也寄了过来。大概是被张先生的信心和决心所感动，我终于应承下来，并邀请远定兄与我再度合作，一起完成朴老传记的撰写。

答应写朴老传记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想写出我心目中最真实的朴老。由于我和远定兄有过前次的合作，对于朴老的生平也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本小书写起来还算是较为顺利的。这期间，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特别是远定兄，他经历了结婚、生子、工作调动等一系列大事，但不论如何繁忙，他几乎每天都会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写作，最终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了他所承担的那一部分任务。我在写作这本书的同时，还在撰写《近墨亲朱》和《豪放词三百首》、《吴文英集·王沂孙集》的部分内容，并编校着《简寂朱痕》和《陈撷宁年谱》的稿子，在最忙碌的时候，我几乎在工作室一呆就是一整天，困了就架起沙滩床小憩一会儿，只有午餐和晚餐时出来“见见人”、“放放风”……但这一过程并不让人觉得难捱，劳累而快慰的生活毕竟是充实的。

去年初秋，95岁的饶宗颐教授应

邀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岭南风韵——饶宗颐书画艺术特展”，我有幸躬逢盛会，并向饶公面呈了《赵朴初书法精神探论》一书，请求先生批评指正。当饶公一见到图书封面上朴老的照片时，双眼顿时大亮，以手指书，兴奋地说：“朴老哇，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曾多次向他请教过诗词书法。”看到饶公这样激动，我微感讶异，当时确想就二老的交往详细访问饶公，无奈当天活动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加之老人家年高体弱、极易疲劳，故而未能如愿。写作期间，我还以书信的方式向很多前辈问访请益，如上海的叶尚志先生（93岁）、周退密先生（99岁），吉林的刘迺中先生（91岁）、杭州的刘江先生（87岁）等，老先生们或惠示当年他们与朴老交往的故事，或寄来许多重要的文字资料，或以诗代论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各以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和鼓励；我们也从以前就比较熟悉的师友处获得很多教益，如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洪教授和太湖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余世磊先生的一些著作及所赐相关材料，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许多便利。在此，我们谨向这些师长和文友致以衷心的感谢。需要说明的是，朴老犹如一座巨大的宝藏，以我们的水平，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各个方面完全地把他的生

平展现出来，只能采撷他如长河般人生中最大最美的几朵浪花，对之详加观照，借以读出朴老与众不同的特殊生命——这大约也算是践行了朴老滴水片石见世界的思想吧。

小书完稿后，我第一时间将它打印出来，寄给石楠老师审看。我与远定兄都是自小读石楠老师著作长大的，她对我们两个晚辈也一直关爱备至、眷顾有加。石楠老师收件后，不仅认真细致地审读了书稿，还应我们之请惠赐序文。后来我才知道，石楠老师所患颈椎疾病近数月发作得十分频繁，她一直手麻肩痛，难以提笔。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她还坚持通读了全稿，并极为用心地撰写了序文，这真让我们感动不已。以前，我们每有新作赠她、请求指正，她都表现出发自内心的高兴，真诚地鼓励我们，夸赞我们“勤奋”、“努力”。可与这位年逾古稀，已然著作等身、依旧笔耕不辍的前辈相比，我们实在是惭愧得厉害，唯有更加“勤奋”、“努力”，或能报答此等厚爱之万一。

今年是朴老诞辰105周年，禅宗经典《五灯会元》里有“万古长青，一朝风月”之说，我们谨以这本传记表达对朴老的深切怀念，并藉此想象无边的清风朗月、想象不尽的流水落花。

谷 卿

2012年7月20日于南华寺息心园



[编者按] 薄伽梵智及维摩诘(1945.5—),简称智及,嗣称、密号:薄伽梵、维摩诘。中国汉传密宗——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第二十八代宗长、中国汉传密学研究院永远院长、金刚禅国际总会会长、金刚禅王信得基金会会长、世界佛教青年僧伽会灵性领袖及会长、东亚宗教文化学会中国分会副会长、中国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名誉副会长。于20世纪70年代始,在中国浙江等地传授金刚禅,现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开设中国汉传密学研究院,传播中国佛教文化。

朴老是智及宗师的舍寿鉴证师、亲教师,智及宗师曾亲临太湖拜谒朴老,并先后两次为公园建设捐款。本刊特发智及及宗师大作一篇,介绍有关汉密佛学。

菩提涅槃 元清净体

薄伽梵智及维摩诘

《佛说维摩诘所说不思议解脱法门经》是中国汉传密宗——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的《圣祖经》。其第十四品《嘱累品》中,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我今以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付嘱于汝。如是辈经,于佛灭后末世之中,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于阎浮提,无令断绝。”

这里说“如是辈经”,实际上就是大圣释迦牟尼佛祖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授记,意思是:

我们每一位圣密行者、圣密上师、圣密长老、圣密天口长老^①在学习圣密宗的时候,必须要以经典为依据,以我们中国汉传密教——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的十三部根本经

典为圭臬。十三部根本经典,包括《圣祖经》在内的《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等等一系列的圣密经典群。因此,以解密《佛说维摩诘所说不思议解脱法门经》为肇源,我们也解密《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等。

圣密经典群的学习非常重要。圣宗^[2]曾经开示:

“我们如果要打开无量亿阿僧祇劫所集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圣法的宇宙奥秘,人类文明的精粹的宇宙奥秘,人类思想、精神、灵性的宝库,就需要一把‘灵性钥匙’”。

“灵性钥匙”有很多的、各个方面的品类,十三部根本经典都是,它们解答了我们圣密行者在弘法过程之中会碰到的问题。而其中,《楞严经》所讲的,正是“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如来藏心言也。由此心体,含吐十虚,弥纶万有,五目不能睹其形,四辩莫能谈其状,唯我大觉,睹明星时,开佛知见^[3]”,我们用《楞严经》这一把宇宙大法的灵性宝剑斩断一切魔障的障碍。

圣宗的教导非常明确地囊括了圣密行者修持的方向、目标、方法和步骤。我们所有要做的,就是“菩提涅槃”,也就是要进入虹化的状态,进入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至高的境界,即:“诸法圣缘生,诸法圣缘灭”。

进入虹化,修行者首先要发虹化

^[4]的大愿。你没有这个虹化的大愿,你是不会进入虹化的;你如果心里头对虹化有怀疑,那么你更没有可能实现虹化,你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哪里可能去做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圣宗讲“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元”,就是“肇源”;“清”,就是要“清净”。如果你没有清净,没有可能抵达肇源。

所谓的“净”,也就是自己的思维和行为都要非常的净化,净化到真正达到一个圣密行者的高度的标准,不是时时处处都想着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是想到众生的利益;时时处处想到我们身上所肩负的,我们每一位圣密行者、圣密上师、圣密长老、圣密天口长老身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清净。

“元清净体”,就是把你这个凡夫之体修证到法体、修证到菩提成佛之体,进入那虹化之境。具体的操作,也就是,提起那“如来藏心”。提起“如来藏心”了,那么,不仅是前六识净化了,第七识、第八识、第九识都已经一层一层由于自己的修行而被激发出来。

由此“如来藏心体”,“含吐十虚”;这个所谓“十虚”就是虚空藏的十界,也就是圣密十法界。在具体的修行中,进入了虹化以后,你将会通过三昧耶时空进入“十大相位”,这一个“十大相位”至关重要。这是从生前就开始学习,有导师给你指引,由可见、可学、可以实践的教相、事相、戒相、圆相,直到那圣密十法界。

“弥纶万有”实际上就是指“宇宙万有”。“含吐十虚”，说明实际上圣密十法界弥布于整个宇宙万有。只是我们不能以凡夫的眼光去看到祂的相状，必须要在事相实践中加以验证的，进入圣者眼——“唯我大觉”，以十三层识^[1]去观照。我们现在首先学到的是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九识这四识之中的观照。这四识就是四个关口、四道大门，你一道关口一道关口一道关口的进去，那么，抵达那一个称之为“唯我大觉”的“菩提涅槃”之境，“元清净体”之界，达到那“如来藏心”的净体，“开佛知见”。

如果达不到这一个层次，那么，所有的修行很可能都是盲修瞎练。所以我们说，圣密宗的教相、事相、戒相、圆相，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中国汉传密教——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修行者的各阶圣称。

[2] 中国汉传密教——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宗下尊颂历代宗师为“圣宗”，此处特指第二十七代。本文作者为第二十八代宗师。

[3] 明·钟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如说》第一卷[M]，卍新纂续藏经。

[4] “虹化”即是唯识宗阐述的四种涅槃之“不住於生死、不住於涅槃”的无住处涅槃，是涅槃中的最高境界。

[5] 中国汉传密教——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认为：净识即庵摩罗识直至十三层识。



深切缅怀赵国青老师



[编者按]2014年1月29日,原《人民文学》副编审、作家赵国青先生在北京逝世。赵国青先生与朴老初识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被朴老尊为“宗兄”,成为朴老与家乡联系的桥梁。朴老逝世后,赵国青先生满怀对朴老的无限尊敬,撰写大量文章怀念朴老,积极组织、参与各类纪念活动。本会成立过程中,得到了赵国青先生的关怀和帮助。在赵国青先生病重期间,赵福南、殷书林代表太湖县委、县政府和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前去探望。本刊特发此转辑,以表对赵国青的怀念,并愿继承赵国青先生遗愿,把赵朴初研究工作继续推向深入。

赵福南、殷书林专程前往北京送别赵国青老先生

2月22日,北京振兴太湖联谊会首任会长、本会学术顾问赵国青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太湖县委、县政府督查组组长赵福南,太湖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长、本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殷书林一行受县委、县政府委派,代表太湖县四大班子和全县人民专程前往送行,并对其亲属进行了慰问。

赵国青同志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编审,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1月

29日在京逝世,享年80岁。

赵国青,笔名舸勤。1933年生于太湖,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最难风雨故人来》《赵国青散文集》《太湖的儿子赵朴初》,评论集《艺海探微》《赵国青文萃》(两卷)。合作的有长篇报告文学《王杰》,古籍今译《幼学古诗百首》《幼学笑话百个》等。曾获中国作协颁发的文学编辑荣誉证书。



不敢当的“国青宗兄”

赵国青

春节边,在我们《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信箱里,每天每天,贺年卡如雪片般飞来。而每张贺年卡的祝语,都发自肺腑,巧述真情,真乃感人至深。这一切,使我们这些“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们,得到了无限的慰藉!

然而,我那天却突然收到了一张非同一般、别具风韵的贺年卡。那洁白的大号信封就很讲究,上面印着一幅水墨丹青的樱桃国画,还印有一颗“荣宝斋”的篆刻图章,就显得与众不同了。打开信封,只见贺卡封面又很别致。它不是时俗的大红色彩或者华贵的烫金,而是张桂澂的一幅色调清雅的《鸟语花香》国画。画面上,老枝新放,枝头盛开着满树的腊梅,欣荣繁茂,给人香气充溢之感。而整个画面的一隅,且有一对翠鸟,羽毛丰满而俊

丽,栩栩如生地相依于枝头的梅花丛隙之中,似乎在窃窃私语,小声呢喃,还似能让人闻知一二哩!这一幅含情脉脉的春意图,已经使人感到十分的雅气了,而在贺卡的封四处,又有一颗“荣宝斋出版”的篆刻图章,就更显示出其别致来。

我按捺不住地打开贺卡的内封,不禁又使我大吃一惊。只见赵朴初老人娟秀潇洒的几行毛笔字,端端正正地写在封三上:

“国青宗兄

新年敬祝

康宁多福

赵朴初□□”

在朴老的大名下,还加盖了老人家两枚鲜红的篆刻名章,而且在我的名字旁,还特地加盖了他的“无尽意”

的篆刻长条闲印。在中国的审美理论中,黑、红、白三色相配和谐,会产生一种高雅的美感的。我感到,在这帧贺卡中,就达到了这种美学的境界。

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朴老对我的称谓,所谓“宗兄”,我是真不敢当啊!

我将这帧珍贵的贺卡拿回家中,给我患偏瘫病多年的老伴欧阳月枝和尚在就读的小女儿看,她们也是兴奋极了。我们作为晚辈,能在这年关喜庆的日子里,得到86岁高龄的本家叔叔朴老的新年祝福,真是心潮起伏,给我们全家添增了欢乐。我们全家都从内心在共同祝愿朴老“康宁多福”啊!

朴老为人谦恭,平易近人,高风亮节,宽厚待人,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我自不必赘述了。而仅从这张贺年卡上,似也不难窥其一斑的。

这一年来,朴老实在太忙太累了。他身负重任,国内国外不停地跑。事无巨细,都热情地、认真地处理。忙了一阵之后,他太累了,身体不适了,又不得不住进医院。一年内,他就几次出国。至于国内,一会去北方,一会儿去南方,那就不在话下了。即使是酷热的盛夏,为了工作,也得去炎热的深圳;即使是严寒的三九,为了工作,还得去冰天的东北。他的夫人陈老太太真是位贤内助,朴老每次外出,她总是不辞辛劳地陪同保驾。那天,她着急地对我说:“中央要我保护好朴老的身体,我真怕完成不了这个艰难的任务啊!”

记得朴老85岁大寿之际,我去他家拜寿。按理说,他在这个时候是应该休息一下的,可是他却正忙着接待日

本天皇访华,紧接着又去参加中日佛教研讨会,连寿诞大喜的日子,他也闲不下来。

去年安庆市举办“黄梅戏艺术节”之际,我受安庆驻京联络处之托,去请朴老返乡莅临艺术节。那天我在他家一直等到中午十一点多钟,朴老才回家。他一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我最近太忙了,今天从早晨起床,一直忙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哩!你替我谢谢家乡的邀请和厚意吧,只好以后再找机会了。”

这次朴老住院,已有多时了,但有时仍不得不从医院里临时出来参加一些国家重要会议。直到腊月二十八,我陪朴老堂弟赵洛老去医院探视,也未能晤面。到了大年初五,我又陪洛老去医院拜年,可朴老已于年三十出院了。于是,我们跟踪追寻拜年,立即赶到朴老家,料想大过年的朴老总该稍事休息一下吧。谁知我们又扑了个空,朴老在大年初一,就因公去东北了。办完事后,他马上返回,紧接着,又去南京去了。老人如此高频率地出差,如此高速度地奔忙,真是既令敬佩又令人惦念啊!

然而,他老人家在这样繁忙和住院中,还不忘给我寄来祝我“康宁多福”的贺年卡,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分量。它真诚地表达了那种沉甸甸的厚意。是啊,这的确非同一般的礼物,我的心情真是无法表达了,我只能在我的内心里,深深地祝福朴老“康宁多福”了。

1993年2月17日于北京



深情永记 深恩难忘

曾玉琴

2013年10月中旬，我得知赵国青老师生病住院，心里很是着急，一直想去北京看望他，因为是年末的第四季度，馆里各项工作非常忙，因此也就一推再推。赵老师生病住院期间，县里领导十分重视，县委、县政府于11月5日派赵福南主任、殷书林副主席专程到北京看望了他。我在去上海开会的途中收到赵老师发给我的信息：“曾馆长，你好！今天中午县里的领导来医院看我，表达了县领导和你们的情意和关怀，我十分激动，十分感谢！我更体会到你的一片心意，我深深地谢谢你……”

为了早日能看望病中的赵老师，元旦过后我就紧锣密鼓地安排好单位的各项工作，于元月18日和单位上的雷克玲、王庆宏一起去北京看望赵老

师。到北京后赵老师的侄儿赵光、赵建成热情接待了我们，陪同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当我见到赵老师后，我的心往下一沉，真的不敢相信曾是一个精神抖擞的人，怎么竟成了这样面目全非了。他虽然病危，但见到我们时精神特好，并且还跟我讲了许多话，要我们图书馆一定要收藏赵朴老的真迹，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想方设法收藏。他还将自己的著作签名送给太湖的好友，在签名时，由于人瘦老光眼镜已不能适用，戴上往下掉，是我们用手扶着他才能戴稳，写字的手已是用尽了全力，写下了好友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那是他最后留下的笔迹……

我们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我告诉他：“我留在北京孩子家过春节，我会常来看望您！”他高兴得直点头。我

的孩子住在海淀区，离赵老师住的医院非常远，去一趟路上至少要两小时，我想每个星期去看望他一次。于是我来到北京的第二个星期（腊月二十六）吃过午饭就往医院赶，已是下午4点了，到病房后一见病中的赵老师，我心里更加沉重，仅仅一个星期他又差多了，连讲话的气力都没有。我将他扶到床沿坐下，喂了两口水，水可能还没吞下去就呕吐了，他此时是坐立不安，看来他的病情十分严重。我问他有什么话要和我讲，他说：“我没有力气讲了……”时间已是下午6点，他用左手几次催促我回去，我含着眼泪离开了他。出门后我立即打电话告诉赵光，赵老师可能难以坚持到春节后了……不想他腊月29日下午永远离开了我们……

腊月30日，赵光将赵老师逝世的消息告诉我，我心里十分难过，不由流下了难舍的眼泪。十几天来，我无时不在思念赵老师，无时不在回忆我们的交往，一件件往事让我难以忘怀。我和赵老师相识相交已二十年了，可以说他是我们太湖县图书馆的大贵人、大恩人，是我真诚的友人。那是2001年的5月，太湖县图书馆因建新馆负债100多万元，虽然全馆职工想方设法地挣钱，但沉重的债务还是难以还清，怎么办？我从电话里将这些困难向远在北京的赵国青先生述说，他十分同情并愿意想办法帮助我们解决。2001年的6月，时任县政府副县长的聂万健和县医院方院长到北京争取资金，于是我和聂县长取得联系，聂县长同

我们一起来到赵老师家，赵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将他侄儿赵建成、赵光请到他家，又将他的好朋友修卫国请到他家，共商图书馆争取资金之事。最后定下由太湖县人民政府出具报告，县政府写一封情真意切的短信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由修卫国同志的表妹交给程思远先生（他的表妹是程思远的生活秘书），请程思远先生在太湖县人民政府的报告上批字转发给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郝建秀同志，请求国家计委帮助太湖县图书馆解决建馆缺口资金。于是我马不停蹄地回到县里，将县政府报告和信件等办好，由修卫国先生将报告转至程思远副委员长手里，程思远副委员长看到报告及信件后很受感动，当即亲笔写信给郝建秀副主任，郝建秀副主任收到程思远副委员长的亲笔信后即在县政府的报告上批字，“太湖是朴老的老家，又是国家的贫困县，请社会司研究解决”。并给程思远副委员长回信。很快由国家发改委下文从国债资金为太湖县图书馆解决建馆缺口资金120万元，赵老师得知信息后，让我告诉县里的领导。时任县政府县长的郑春林、计委主任赵福南专程赶到北京，对赵老师及国家发改委领导表示诚挚感谢，一个县图书馆能一次性争取120万元的资金，这在安徽省文化系统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彻底地解决了太湖县图书馆的负债，更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争取资金，赵国青老师不顾年老体弱，上下奔波，这120万元饱含了

赵老师对家乡文化事业的一片深情。

2007年元月,我告诉赵老师我已不再担任太湖县图书馆馆长职务,赵老师专门为我画了两幅牡丹图,并写信鼓励我:“太湖县图书馆事业你付出了几乎毕生的心血,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就,令人敬佩。我相信,这个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会在如此良好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2007年11月县委、县政府举办赵朴初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了赵国青老师一行来太湖参加此项活动,期间时任县发改委主任的赵国威同志向赵老师汇报了关于刘畹胡氏宗祠修缮的经费之事,想请赵老师通过国家发改委给予帮助解决。赵老师一行返京后即打电话给我:你现在不担任图书馆馆长职务,有空余时间了,咱们一起为太湖县尽力做点事。我欣然答应了。于是2007年12月我陪同赵国威主任、刘畹乡的潘启明书记、马乡长一起赴北京,找赵老师共商刘畹胡氏宗祠的修缮资金事宜。由于胡氏宗祠长期未修缮,又因没有资料能证明胡氏宗祠是刘邓大军高干会议会址,因此国家发改委不能将此做为红色旅游项目立项。于是赵老师找到了当年挺进大别山时邓小平同志的随军记者、著名作家曾克同志(曾克同志是赵老师的老领导),我们一起来到了已是90岁高龄的曾克家,将我们的来意讲明后,曾克同志很是激动,愿意帮助太湖县实现修复胡氏宗祠这一愿望。

曾克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仍然挥笔写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为刘

家畹会议60年而作》的文章,并转给《人民日报》副总编,《人民日报》2008年2月18日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在赵老师的请求下,曾克同志还为刘畹胡氏宗祠题字两幅。据了解胡氏宗祠的立项得到国家发改委的认可,也就是这篇文章起了重要作用。2008年的11月13日我陪同县委书记章松一行及赵老师一起到北京协和医院看望了病危的曾克同志,表示感谢。她已不能讲话,只能用笔写下了感谢之言。在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下,胡氏宗祠得以修缮,赵老师感到非常欣慰,也特别地关注。有幸的是他临终前几天,我将赵国余先生拍下的胡氏宗祠修缮的照片亲手交给他,他看后连连点头很是满意。

我和赵老师相识二十多个春秋,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彼此十分信任,每个月都要通电话问候。2001年后我经常去北京,每次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去看望他,第二件事就是他陪同我一起去看望朴老夫人,然后再看望孔凡礼先生、张剑飞先生等老乡。他热爱家乡,曾给章松书记写信建议太湖县要发展地方文化(禅宗文化、红色文化),曾几度介绍友人来太湖投资。如逢阴雨连绵,他就打电话问我:“太湖是否发大水?”;如逢干旱又问:“太湖是否下雨?”。听到家乡的好消息他乐得像孩子一样,只要是图书馆有什么要求,需要办的事,他都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他为家乡的建设、为家乡的文化事业,特别是图书馆事业尽了心,尽了力。

此情深过花亭湖

余世磊

是正月初六下午，接到曾姨从北京发来的信息：“世磊，年前不好告诉你，赵老师于腊月二十九下午去世，太湖又少了一个爱乡的游子。”尽管心已有准备，但还是被这个信息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晚辈我放下手头的事，谨望北遥点心香一枝。

读中学时，就知道了赵国青这个名字，他是《人民文学》的编辑。1996年，在领导们重视下，《太湖报》复刊，我负责编辑工作。此前，北京振兴太湖联谊会成立，赵老师当选会长。我们将《太湖报》赠阅给一些太湖在外同乡，自然少不了赵老师。赵老师非常高兴，从此与我常有联系，每期《太湖报》必读，关注家乡点滴发展，他还偶尔寄我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有关领导赴京，

在京同乡事迹，特别是朴老爱乡惠乡之举，赵老师都及时写成报道寄我。一片爱乡之情，溢于他的笔下。

在朴老与家乡之间，在北京与家乡之间，赵老师就是一座桥梁。这一座桥梁上，走过了多少人、多少事、多少时光！我是一直看着这座桥立于岁月里，默默承受着那些来来往往，而逐渐变得老旧，乃至今天坍塌而去。

在太湖县，赵老师是与朴老联系较早者之一，深得朴老信任和器重，被朴老称为“宗兄”，两人时有交往。家乡许多人进京欲见朴老，都是通过赵老师介绍、联系的。1996年初夏，我与单位领导进京办事，顺便想去拜望一下朴老。事先，我就是和赵老师联系的。出了北京站，已是深夜，凉爽的晚风

对赵老师的逝世，我深感悲痛，至今难以接受，我再也不能到北京朝阳门内小羊宜宾胡同去看望他了……他的离去让太湖失去了一个爱国、爱乡的游子，让我失去了一个真诚的友人……我将从思想上、行动上纪念他，牢

记他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帮助以及对图书馆的一片深情，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工作，为建设美好太湖贡献微薄之力。

尊敬的赵老师，您安息吧！

里，赵老师站在出站口等候我们已久了。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赵老师。那时的赵老师已过花甲，两鬓微霜，面容饱满，热情安排我们吃饭、住宿、游玩。又多次打电话给邦织奶奶，联系我们去朴老家。

同一颗滚烫的游子心，将朴老与赵老师紧紧连在了一起。朴老寄语赵老师等在京文人，要多写写赞美家乡的文字。赵老师写了许多，如《太湖茶乡》等等。1991年太湖大水成灾，赵老师回乡探亲，及时向朴老汇报了家乡的灾情，引起朴老关注，为安徽募集救灾款40多万元。也是在赵老师牵引下，一位香港同胞以实际行动报朴老恩情，在太湖罗溪（现属寺前镇）建起慈恩希望小学。关于朴老与赵老师的因缘交往，还有很多很多。

赵老师当了一辈子编辑，不知为他人做了多少嫁衣裳，像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何士光的《乡场上》等名篇，都是赵老师从大量来稿中慧眼挑出的明珠。退休后的赵老师，曾经负责《人民文学》函授中心会刊《人民文学副刊》编辑工作，他扶持新秀，引人上路，包括我在内，在文学创作上深得赵老师栽培。赵老师是一座桥梁，这个比喻是恰当的。数以万计的作家、学员、文学爱好者，也是通过这座桥，走到那鲜花盛开的文学绿洲，进入那光辉灿烂的文学殿堂。

去年11月，曾姨告诉我，赵老师病了。县委、县政府专门派了赵福南主任、殷书林副主席前往北京探望，我随行。那天，恰是朴老诞辰106周年，在

西直门边的小医院，我们见到了赵老师，他瘦多了，原本丰腴的面庞陷了下去，但依然是那么精神焕发，依然是那么谦虚朴实，依然是那么热情四溢。看到来自家乡的我们，他很激动，以至热泪纵横。他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怕自己说不清楚，专门写了一个提纲。他关心家乡的发展，希望经济腾飞，百姓富裕。他特别说到，对有关朴老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他希望早日康复，能把这些事情做完。他借用朴老《临江仙》的一句词——“深重四恩难报，犹思贾勇余年”，来表达自己此时的心情。四恩者，谓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赵老师说，他虽然不是佛教徒，但三宝恩可改为大自然之恩。他将厚厚一卷如砖头般的新作《赵国青文萃》一一签名，赠与我们，并让我们带回给县领导和有关同志。临别，赵老师的手与我的手久久相握。我不禁悲从心来，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与他最后的握手。

“深重四恩难报，犹思贾勇余年”——也堪为赵老师烈士暮年的真实写照。

曾姨不止一次和我谈到：“我们太湖人是不该忘了赵老师的。”赵老师虽然只是一介书生，手头无职无权无钱，但他一如朴老“问还余几多光热，报我乡邦”？而不求任何回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千方百计引资金、引项目、引机遇回家乡。凡家乡人所托，他是不遗余力帮助。当年，图书馆做大楼，没有钱，赵老师带着曾姨，找到国家和有关部门领

导,得到他们的帮助;为搞红色旅游,修复刘岷胡氏宗祠,赵老师找到萧克等人,让萧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有力地促进了这项工作;他写了许多文章,并多次致信县主要领导,为家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弘扬禅宗文化、促进花亭湖旅游开发等献计献策;他关心赵朴初研究工作,时常与我长时间电话,多是谈纪念、研究朴老的工作,为《赵朴初研究动态》撰写了许多文章……

作为一名作家的赵老师,一生著述甚丰。他从太湖中学毕业,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发表作品。长篇报告文学《王杰》的完成出版,使英雄家喻户晓,赵国青的名字也为文坛所知。他在编辑工作之余,笔耕不辍,陆续出版散文集《最难风雨故人来》、《赵国青文萃》三卷、《太湖的儿子赵朴初》等,另编有《幼学古诗百首》多种。

其实,赵老师有很多当官、出名的机会,但他就是不愿钻营,碰上这样的机会反而退缩了。即使面对有人踩他,毁谤他,他也只是淡淡一笑,从未将这些留在心里。赵老师的心,没有虚伪、做作、阴暗,有的只是真实、实在、光明,装满在那颗心里,是纯粹、厚重而真切的情意。那是爱国家情,爱家乡情,爱亲人情,爱文学情,爱生活情……他刚到北京工作,第一个月发工资就为母亲买了围巾,还千里迢迢把



太湖的儿子赵朴初

赵国青 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赵国青著《太湖的儿子赵朴初》。

家里的两床破棉被带到北京,重新弹成新的棉被,又背回家乡,只为母亲晚上睡得舒服一点;他的妻子晚年一直卧病在床,他精心服侍,不离左右;晚年的他画画、摄影、写字,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此情深深,深过家乡的花亭湖;此情长长,长过家乡的长河水。

想起朴老寄语我们:“明月清风,不劳寻觅”。是的,不用去寻觅,朴老就在家乡的明月下,清风里。我想,从今以后,家乡的那明月下,那清风里,赵老师肯定就跟在朴老的身后……

甲午年正月初十写于家



一丘一壑总流连

——赵朴初及其家族与花亭湖的深厚情缘

章咏

—

道光二十九年(1859)入梅后的雨,落得真是罕见。天空像个倒扣的巨大的水瓮,罩在太湖县城的上方,瓢泼的雨水就从中倒出,一下就是十天半月。城外的长河洪水滔天,很快漫过了翟公堤,整个县城浸于一片黄汤之中。

位于城北科甲第的赵家,虽然看上去不过薄屋数间,柴门挤窄,但却也是城内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主人王氏的丈夫赵文楷为嘉庆元年状元,曾作为钦差大臣出使中山国(今日本冲绳县),为国王行册封礼,史载其“廉洁之声,著于海外”,归国后任山西雁平道,不幸英年病逝于任上。王夫人手牵女畹珍,怀抱长子赵峻,肚中还怀有次

子赵昀,千里迢迢,扶丈夫灵柩归故乡安徽太湖县,并于县城买屋居住,辛苦养大三个孩子,延师教育成人。赵峻为县学生,以长子之职挑起家务。赵昀则继承父志,考取当朝进士,时选为上书房行走,朝暮侍奉圣上。

赵家地势低洼,更是饱受洪水浸淫之苦,屋中可谓无立足之地。天晴,气温骤然上升,体质虚弱的王夫人不堪湿热,患上了疥疮,奇痒无比。赵峻看到慈母痛苦之状,思考县城屡遭水灾,非理想居住之地,遂生出搬迁之念。城北二十里外的寺前河,交通便利,闹中取静,而赵家也有不少田亩在河畔,成为赵峻首选的耕读之地。他立即修书一封给紫禁城中的弟弟赵昀,



赵昫牵挂母亲病情，也非常赞同迁居的打算，并汇来一笔俸银。

由赵峻在家主持，择地寺前河洪诸岬虎形山下一块吉地作为屋基。次年，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地落成。太湖知县周成绩带一帮衙役，敲锣打鼓，送来匾额一块，上书“状元及第”，故当地人皆以“状元府”称之。

“状元府”果真是一块风水宝地，赵家迁居于此，数十年间，人才辈出，赵昫之子赵继元、赵继元之子赵曾重相继考中进士，选翰林，人称“四代翰林”之家，为海内外少有。其余中进士、举人者达二十余人。宝地不假，但究其原因，还得益于赵家自赵文楷以来形成的重学问、重道德的良好家风。

赵昫官至广东按察使，晚年厌倦官场，归居安徽省会安庆市。其次女莲儿刚嫁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李鹤章、李鸿章兄弟的帮助下，买市中心天台里某官员旧居建赵府。从此，赵家人就在寺前河与安庆轮流居住。

光绪二十八年(1902)，赵继元的孙子赵炜如与同城官员陈石臣的女儿陈仲瑄喜结连理，一连给赵家生了两个女儿。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仲瑄再次临盆，如愿生下一子。赵炜如以“混沌初开”之典给儿子取乳名“小开”，学名“朴初”，令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名字后来将传扬于海内外。

陈仲瑄祖上同样功名显赫，先祖陈銮是嘉庆年间探花。受家庭影响，陈仲瑄通韵晓律，能诗会文。她曾经常做到一梦，梦见自己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那个地方前有高山，后有峻岭，广宇连片，良田万顷，令她沉醉忘返。她曾对女儿赵鸣初说：“要是我们一家能生活在那样的地方，那该多好呀。”

大清王朝即将崩溃了。夜夜，不时冒出一声枪响，让陈仲瑄感到心惊肉跳。志士徐锡麟等革命党人在安庆城内的活动，使赵家这个封建大家族受到冲击。“大乱住乡”，在家人的劝说下，赵炜如夫妇决定带儿女迁回寺前河祖居居住。

这是1911年的秋天，天高云淡，叶红雁飞。赵炜如夫妇坐着马车，走了三天，才到太湖县城。沿城北的长河走，长河分出一支流，这就是寺前河。行约两三里，远望群山之中，呈现出一座集镇，黑瓦白墙，店铺林立。相传唐

时有位和尚曾在河边建了一寺庙，名廨院寺，此河得名寺前河，此镇得名寺前镇。

离镇不远，就是赵家状元府。一大片房子，座落在低矮的虎形山下，屋前有片空地，空地前是个池塘，照着天光云影。塘边植几棵桃树、柿子树，桃树叶落光了，柿子树上则挂满了“红灯笼”。塘那边是平坦的田畈，稻子已经收割，堆着一个一个像雕堡一样的草垛。陈仲瑄揉揉眼睛，有些不相信似的，惊喜地说：“这不是我梦中看到的地方吗？”

二

春天又来了，门前一塘灰水变成了绿色，塘岸几树桃花开得如霞似火。安庆城已恢复了平静，城里家人捎来信，请赵炜如一家回去居住。陈仲瑄却打算在这里定居了。

陈仲瑄最喜欢闲来无事，带一本《漱玉词》或《断肠集》，一边读着，一边欣赏远山美景。此地地处大别山南麓，山峦清秀，往北逐高，渐远渐淡，时有云遮雾绕。古人曾有诗，描绘这里的山景：“山中千万山，山山千万状，或在白云中，或在白云外。”

状元府中藏书甚多，赵炜如夫妇手不释卷。花弄清香，一帘风月，两人也时常你唱我和。在这样一个文化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年幼的赵朴初耳濡目染，从小就步入音律的乐土。父母亲有空的时候，教他背唐诗宋词，他很小就能背出很多诗词。他们还给赵朴初讲一些古人勤学苦读的故事，譬如“铁棒磨成针”、“头悬梁锥刺股”等等，

使赵朴初深受教育。

赵朴初最喜欢呆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父亲读书习字。这天，趁父亲外出了，他又溜进了父亲的书房，拿起毛笔，也写了起来，弄得满手都是墨汁。父亲回来了，看见赵朴初的样子，不禁笑了，他找来了柳公权的字帖，开始教赵朴初习字。每天，父亲要让他写完两张毛边纸。赵朴初还临了先祖赵文楷以及苏轼等人的字，他的书法可谓取各家之长，后来形成了其独居一格的“赵体”。

进入私塾之前，赵朴初就能认出和写出不少的字了。

在状元府内，和赵朴初年龄一般大小的孩子还有五六个，大人们商量，决定办一个私塾，让孩子们上学读书。教师是由赵炜如亲自选定的，他就是离状元府不远的蔡家河的蔡少珊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乡儒。

赵朴初读书很用功，蔡先生教授有方，加上父母的业余辅导，进步极快，很快就学完了《龙文鞭影》、《诗经》、《论语》等几部书，八岁时便能诗善对了。

冬天，一连几个大雾天。乡谚云：“冬雾雪”，果然，随后彤云密布，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寺前河粉妆玉砌。大雪触动了陈仲瑄的诗情，生出踏雪寻梅的雅兴。约了丈夫一道，带了赵朴初等几个孩子，一起去寺前河上游的七里庵游玩。

七里庵虽然是个小庵，但高僧辈出，名气远扬。临济宗第二十五代传人昆道大和尚曾在这里坐禅说法。老少

几人,将鞋子上绑上稻草绳,起到防滑的作用,踩着厚厚的积雪上路了。听雪在脚下咯吱作响,还不时有雪从树枝上坠下,落在头顶上或衣襟里,不时有人发出一阵欢呼。

攀上高高的七里岗,雪后初晴,山舞银蛇,原驰蜡像,美不胜收。雪开始化了,流淌于山间的小溪,比平日看上去要涨了许多。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吟起诗来,看谁的诗写得最好。赵朴初苦思冥想,也吟出了一首,后来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山瘦溪水涨,雪后天更寒”。母亲夸奖他这两句诗写得有点意境。

陈仲瑄有个非常要好的义姐,名叫关静之,随弟弟关纲之住在上海。关纲之在上海租界做法官,曾审理过著名的“五卅惨案”。陈仲瑄去上海看望义姐,谈及孩子,义姐建议:“俗话说‘三代住乡子孙愚’,你还是把朴初送到上海来读书,外面的天地更宽广。”

陈仲瑄觉得有理,尽管最爱的是赵朴初,真有些舍不得他离开自己,但为了他的未来,陈仲瑄还是下定了送赵朴初去上海读书的决心。

1920年,过完了旧历年,14岁的赵朴初就要离开家了。那个早晨,下了一场浓霜,天高气清,山河澄澈。亲人们送别赵朴初,走过门前的塘岸,走过寺前河街,很远很远,还是不愿停下脚步。赵朴初蓦然回首,看到远处亲人们的背影,看到清瘦的山峦和河湾,有一股酸酸的东西禁不住涌上心头。

谈起在故园寺前河边度过的岁月,赵朴初晚年曾经说过:“我的整个

启蒙教育都是在故乡接受的。别看老师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众,却给了我智慧,把我引上探索学术的道路。”在《片石集》前言中,他写道:“幼年时,由于家庭和环境关系,胡乱读过一些古诗词,发生了兴趣。”他还说过:“早年离开家乡,也是不愿被封建束缚。”

三

赵朴初从安庆上船,顺江而下。一颗少年心,也随着江水起伏不定。

到了上海,赵朴初住进了关静之的家,他喊关静之为“大姨”,喊关纲之为“表舅”。关大姨除了长相偏瘦一些,和母亲有着多么相似,亲切,而不失严厉,除了读书吟诗,也别无嗜好。按照关大姨的安排,赵朴初在上海补读了一段时间的英语后,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书,几年后考入东吴大学。

1926年夏天,放暑假,赵朴初太想念父母了,决定回家看看。过了太湖县城,沿寺前河岸步行。一路满目青山茂盛,河水清亮,尤其是初夏的风,带着草木的气息,从那些丘丘壑壑里吹出来,吹得人如痴如醉。年轻而多才的赵朴初禁不住吟哦起来:“江南五月风如酒,一路山花醉眼看。”当年的信口吟哦并未记下,但这句诗却让他终生不忘,每每忆起,寺前河诗画般的风光就会入眼入心来。

当年那个稚气的小男孩,而今已长成一翩翩青年,陈仲瑄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亲手下厨,做儿子喜欢吃的菜。姐妹们也整日呆在家中,陪着赵朴初,缠着他讲外面的故事。可惜,相聚

总是短暂,住了几天,赵朴初因事就要离开了。令他想不到的是,此别寺前河,再归来,是在六十四年之后。

赵朴初回到东吴大学读书,不久得了肺结核,被迫辍学,回关大姨身边养病。关表舅也不做法官了,皈依了三宝,从事佛教工作,举家迁往离玉佛寺不远的觉园。赵朴初病稍好,帮助表舅做些文字工作。在觉园,谈笑有高僧,往来皆大德,沐浴着佛的慈辉和甘露,赵朴初也愿将此身奉尘刹了,并也由此走上从事佛教工作的道路。

随着连天的炮火,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上海,赵朴初和千千万万的中华热血男儿一起,铁肩担起抗日救亡的重任,每日出入于难民营中。

相对来说,数百里之外的寺前河还是平静的。1937年底,有一对日本兵过寺前河,此后倒是相安无事。

状元府中住户太多,且不乏一些缺素质的人,难免与他们产生矛盾。陈仲瑄夫妇都是喜欢安静的人,实在不堪府中吵吵闹闹,在1938年,将家搬到距状元府三里之地的塘家冲居住。

这是赵家的一处插田屋,用于堆放农具,收晒稻谷等,虽然房子不算好,但经过一番收拾,也就像个人家了。共有正屋七八间,进门是堂屋,陈仲瑄独自居住一屋,屋里设有佛堂,终日弥漫着一股幽幽的檀香。屋角尖尖,挑起几座青山。屋周围植桃树、梨树、石榴树、枇杷树。围了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井沿高出地面。不远处,寺前河像个娴淑的女子,泛着波光,静静地流过。

在这远离街市的山旮旯里,陈仲瑄度过了生命中一段极其平静而快乐的时光。起看青山白云,睡听虫鸣树啸,闲以诗书自娱,感觉怡然自得。远在沪上的关静之也时有书信寄来,两人常以诗词唱和。夏去秋来,天高云淡,秋色一天天浓厚起来。满月之夜,陈仲瑄披衣出门,散步在门前的小路上,想念义姐和儿子,借诗寄怀。回家,在一盏如豆的灯火下,记下刚才咏起的诗句:“怎得化为明月,照他江北江南?”,“西风吹老一天秋”……

这是上海的一个暮秋的黄昏,天气已明显有些寒意了。赵朴初回到觉园,像往常一样,第一件事就是上楼向关大姨请安。关大姨拿出母亲寄来的诗给他看,他想念母亲和故园了。天色已晚,故园也该上灯了吧。记得在家时,母亲最爱伴他篝灯夜读。可此时的灯下,只有母亲孤独的身影。

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又发动起“内战”,赵朴初和上海一批仁人志士,又投入到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爱国运动中。

“内战”的硝烟也弥漫在寺前河。战火无情,赵朴初致信母亲,希望全家避居安庆,或到上海。陈仲瑄接到儿子的信,拆读后,望着寺前河的山山水水,不禁一笑。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她在这里就居住了近四十年,由一个少妇变成老妇了。而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更舍不得离开她住惯了的这片山水,只希望终老于此。她写信给赵朴初,信中有诗:“寄居湖山四十年,一丘一壑总流连。”表达了她不愿

离去的打算。赵朴初无奈,他心中还是掩不住一丝淡淡的担忧。

赵朴初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内战的炮火中,亲人们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母亲不幸逝世。1947年隆冬的寺前河,山荒岭秃,河瘦溪寒。那一丘一壑,自身似乎也承受不住那些风雪,更无力保护这位相夕相处的柔弱女人,只能掩面而泣,以一抔黄土,安葬下一个美丽的诗魂。

噩耗传到上海,在赵朴初的头顶,真是晴天霹雳。对于一个他最亲近的人,生不能尽尽一份孝,死不能扶扶七尺棺。他甚至有些恨那些故园山水,没有保护好自已的母亲。母亲之死,成为他心中终生之痛。

四

在古老的华夏大地,刚刚成立的年轻的共和国,怀揣着最美好的理想,挥动它有力的臂爱,要把旧山河重新改造,变成人间锦绣乐园。

一张关于在大别山南麓修建花凉亭水库的蓝图,在千万水利大军的手里变成了现实。水库始建于1958年,后经过多次续建,到1976年底基本完工。这是安徽省的第二大水库,总库容24亿立方米,湖面面积80平方公里。它特殊的粘土心墙沙壳坝型,在全国大型水库中,是极为罕见的。

花凉亭水库集防洪、灌溉、发电、养殖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特别是下游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从此永远摆脱了洪灾和旱灾的威胁,成为旱涝保收的

粮食丰产区,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然而,这些显著的效益,却是水库淹没区6万多百姓的巨大牺牲换来的。他们舍弃了7万多亩肥沃的耕地、8万多间赖以生存的房屋,这里面,就包括赵朴初的老家状元府,房屋被拆,砖瓦被用于修建寺前高中。昔日人流如织的寺前河畔,成了鱼虾的乐园。

赵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也离开了上海,到北京工作,一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把如来家业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发扬光大。作为一个诗人的赵朴初,常常,在某一个经意间,一颗诗心又飞回了往昔的故园,和亲人们一起,游荡在那些绿树云白的丘壑里。而这时,母亲之死又像一粒心肾中的结石被触动,让他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痛。故园,就这样,一直让他幸福,并痛着。

由于世事纷纭,亲人离散,赵朴初几乎与家乡中断联系。1985年,一只黄色的信封像只鸿雁栖在他的办公桌上,上面印着的“安徽省太湖县”几个字让他急不可待拆开一阅。信是时任太湖县委书记刘仕民写的,反映花凉亭水库库区6万多移民由于失去土地、得到补偿少而生活极度困难,请求赵朴初能代为争取国家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援,同时敬请他能在适当的时候回乡看看。

赵朴初接到此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股浓浓的故乡情,寺前河水一样从他身子内涨起。他立即致信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国家经委主任张劲

夫,向他们反映花凉亭水库的情况,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后批示相关部门,对花凉亭水库的扶持予以倾斜。

这之后,赵朴初与家乡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1986年春末,京城西四的广济寺内,树头花落子成荫,又有太湖人来找赵朴初了,并带来了太湖的天华谷尖茶。一生爱茶的赵朴初试饮一杯,诗兴大发:“深情细味故乡茶,莫道云踪不忆家。品遍锡兰和宇治,清芬独赏我天华。”

当故乡人再次恳请赵朴初回乡看看时,他发自内心说:“我是真想回去看看呀,不知何时能抽出身来?”

五

1990年初秋,赵朴初接到九华山的一函,邀请他参加九华山金秋庙会。本来,他是安排去峨眉山参加另一项佛事活动的,还乡心切的他推掉了峨眉山的佛事活动,立即准备还乡事宜。

9月29日,赵朴初终于踏上了阔别64年的故园。再也没有比时间更加奇妙的东西,64年,让一个翩翩青年变成了白头老翁,64年,也让一颗心中的恩恩怨怨酝酿成一片醇浓而甜蜜的思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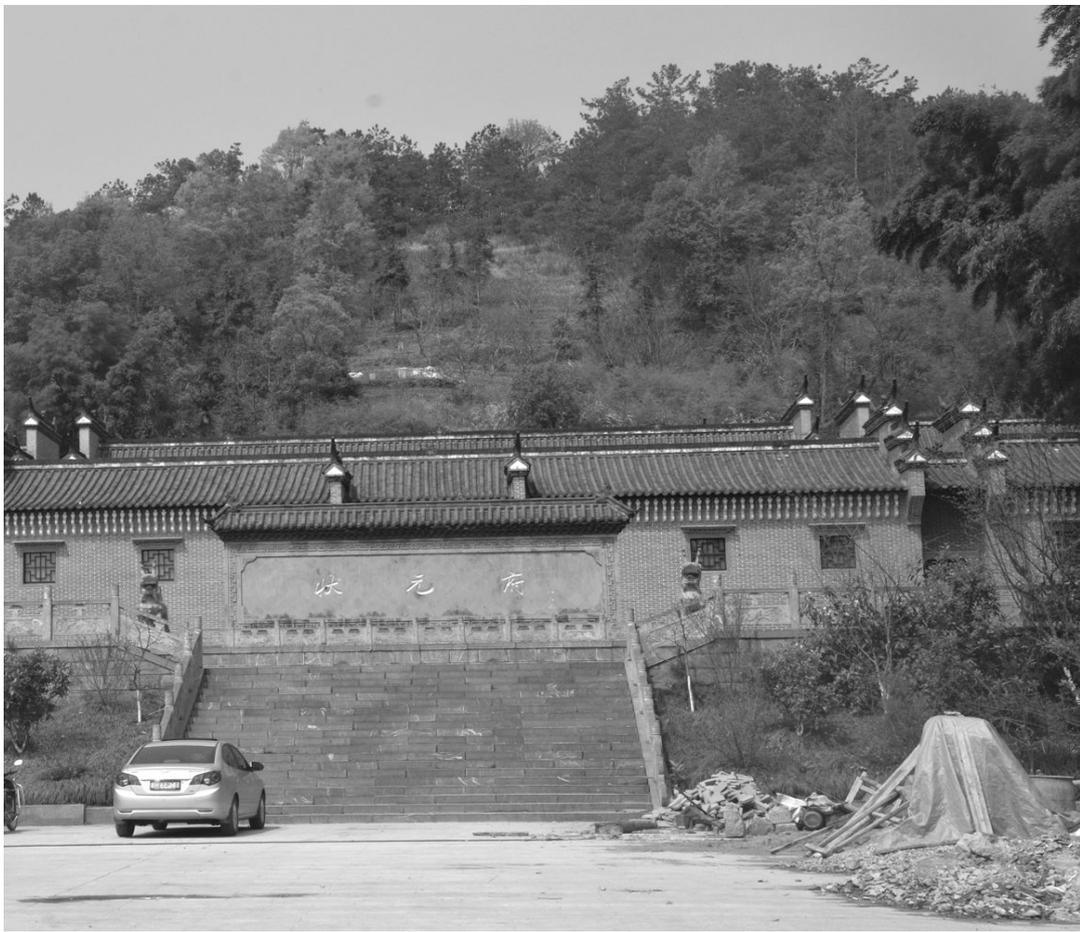
在县政府的欢迎会上,赵朴初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少小离家,现在是老大方回。我一回来就受到热情接待,我非常感谢。我虽然年岁大了,现在老家亲属没有了,尽管这样,太湖还是我的父母之乡,我是太湖的儿子,所以我非常想念太湖,连做梦都想到太湖,我……”



此时,赵朴初说话的声音也开始哽咽,他稍作停顿,抑制住感情,又接着说:“常听说家乡太湖不太富裕……”说到这里,他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了,拿了桌上的手巾,擦去涌出眼眶的泪水。

第二天,天放晴了。极其清新的空气里,含蕴着桂花的芬芳和秋天特有的那种气息,呼吸入口,沁人心脾。

赵朴初一行驱车往太湖山里去。从车窗向外望去,一座座群山被雨水



异地重建的赵朴初故居

洗过，绿如一块块巨大的翡翠。山岗上，田畈里，到处是劳动的乡亲，呈现出一片和平的初秋。这些景象在赵朴初的眼里，陌生而又熟悉。

中午 11 点多，车队来到寺前街。赵朴初走出汽车，立即被父老乡亲们包围了。赵朴初不住地挥着手，向乡亲们致意，说着：“好，家乡好，乡亲们好！”

不见了老家状元府，不见了当年的寺前河街，不见了家门前那座映着

天光云影的池塘，不见了离家不远的那一大片田畈。一切都变了，但这里就是日思暮想的父母之乡，就是幼时自己嬉戏的地方。对赵朴初来说，感觉上是那么的亲近，他的双眼再一次润湿了。

那些丘丘壑壑依旧，面对眼前这个满头霜雪的老人，也勾起多少记忆，记得那个当年曾受过它们喜爱、护持过的小男孩，行走的姿式和说话的姿态都是那么熟悉。于今他已成为人之

精英、国之栋梁，对此，像所有父老的脸上一样，在那些丘之阳里，在壑之阴里，也掩不住许多骄傲自豪，盛开的花朵一样舒展开来。

中餐，乡亲们送来了赵朴初小时候常吃的嫩萝卜秧、银禾姜，令他胃口大开。饭后，听完区政府的工作汇报，赵朴初提笔草成一绝：“沧海桑田一弹指，六十四年归故乡。文教交通惊八变，山情水意共天长。”

“妈妈呀，我回来了，请原谅儿子的不孝吧。”——在心中，赵朴初说了一遍又一遍，但他没有说出口，也没有形于色，赵朴初告诉镇领导：“要用科教兴乡，培养振兴家乡的人才，在脱贫这个问题上，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为此，他当即决定由自己捐款在寺前镇设立“拜石奖学金”，用这笔钱的利息奖励该镇教学有成的师生。“拜石”，是他母亲陈仲瑄的别号，设立这个奖，也有纪念他母亲的意思。

回县城走水路，乘船经花亭湖到县城。

船离寺前码头，行约几里，便到了原来状元府所在地，岸边就是虎形山，但“虎脚”和“虎尾”都淹在水里了。虎形山有赵家的祖茔，母亲的骨殖已移往安庆，但他有个哑姐赵默初仍然长眠于此。当年在家，他和哑姐感情甚笃，哑姐不幸于1945年病逝。

赵朴初站立墓碑前，向哑姐献上鲜花一束，还有他的一首诗：“悲思吾四姊，敏慧过常人。默默劳先众，怡怡意倍亲。燃须酬宿愿，停棹别孤坟。何处寻踪迹？青天望片云。”是啊，他也就

要离开了，留给哑姐的，仍然只有孤坟一座、白云数片。

赵朴初回到船上，坐在船头，他用手指着近处的水面对随行人员说：“我的老家就在这水里面。”

数不清的乡亲们站满了水边，挥着手。夫人看见赵朴初依依不舍的样子，也动情了，她对拿着照相机的几个工作人员说：“你们照吧，照吧，帮他把家乡的人和山山水水都照下来。”

船已远离了虎形山，视野渐渐开阔起来。偌大的湖面气势磅礴，气象万千。湖岸迂回曲折，岛屿星罗棋布。阳光从水面反射出来，呈现出一块块大大小小的金片。远处的山，一层层，错落有致，渐远渐淡。不时，一阵湖风扑面而来，带着湖水的清凉，让人感到格外舒适。赵朴初凝视着美丽的湖上风光，脸上的凝重与愧恨渐渐地散去了。

县领导说起花凉亭水库的开发已列入“九五”规划，赵朴初侧耳倾听，对水库的开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发展旅游事业，供大家参考。

船到了大坝，赵朴初再次走上船头，召来亲友，指着大坝风趣地说：“是它淹掉了我们的老家，我们在此合影留念个纪念吧。”

就要离开故园了，这天一大早，赵朴初与县领导告别，他拿出昨夜填就的《自度曲》，向大家表述衷肠：“老大始还乡，惊见人天尽换装。喜学舍工房，新兴穷镇，茂林佳橘，旧日荒岗。更雄心，三年五载照湖，绿遍东西南北方。神驰远景无疆，仅尽情领受，千重山色，万顷波光。不教往事惹思

量,任故宅水深千尺,抑又何伤。问还余几多光热,报我乡邦?”

面对故园换了人间的变化,赵朴初出自内心的高兴。亲人们受过些不公正的待遇,母亲不幸早离人世,那都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再也不去想了。纵然家园和故宅被水淹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没有悲伤,也没有责怨。且喜取代它们的一片绿水,与那些丘壑相映成辉,使故园呈现出一片更加美丽的风景。叹息的只是自己老了,还能为故园做些什么呢?这是一片多么广阔的胸怀啊!这是一颗多么慈悲的佛心呀!

车子驶在离开太湖的路上,赵朴初不时把头伸出车窗外,望着远处的山影。他想起了母亲的诗:“一丘一壑总流连”,直到今天,他似乎才真正懂得了这句诗的含意,理解了母亲当年的心情。

六

北京的春天来得较晚。位于和平门附近的赵朴初寓所里,那棵老枣树终于绽开了米粒般的嫩芽。像往常一样,已进入耄年的赵朴初一早起床,到小佛堂礼佛,默诵《心经》。然后,在小院里活动活动身子,看见正在看报的老伴,他像想起了什么,对老伴说:“你说这人真怪,没有回太湖前,经常作梦,梦见从前的事,自从去年回了太湖,好几个月都没有做过那样的梦了。”

老伴说:“以前是你想家想疯了。”

对于赵朴初来说,故园,不再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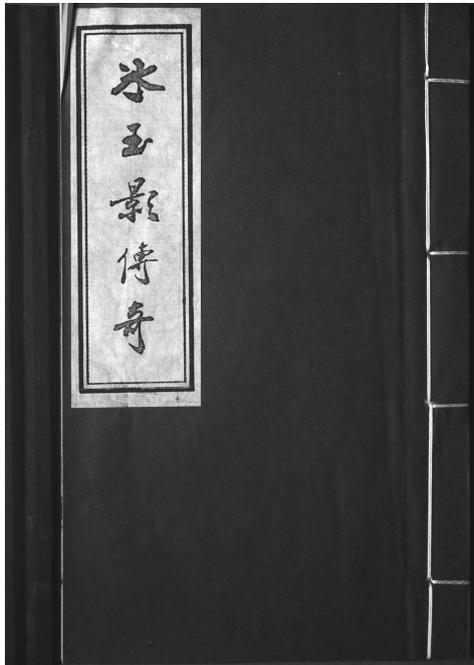
种遥远的想象、一种模糊的概念,而是能让他思想和精神得到安栖的一片山山水水。他感到他的血、他的脉在与故园中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重新连续上了。尽管远隔千里,但故园的一举一动、一痛一痒,似乎都会牵扯着他,使他同样有所感应。

“问还余几多光热,报我乡邦?”赵朴初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太湖县加大了花凉亭水库的开发力度,特别是旅游开发。花亭湖水库更名花亭湖,一批岛屿,如月亮湾、情人岛、桔子洲等相继通过开发接待游客。赵朴初应太湖县政府之请,题名:“中国花亭湖风景名胜区”。他省略了“安徽”、“太湖”字样,特意告诉县领导:“花亭湖旅游开发要站在一定高度,将来要建成全国乃至国际上知名的风景区。”

当年在花亭湖的游船上,赵朴初和夫人照了一张合影。回京后,他特意把这张合影放大出来,摆在自家会客厅里的显著位置。到他家去的人,都能看到这张照片。赵朴初逢人就会说起这张照片的来历,说起故园的花亭湖:“我的家乡叫太湖,原来没有湖,现在也有湖了,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湖呀。”

几乎每年,赵朴初都要从个人积蓄中捐出几万元钱,寄往老家寺前镇,一部分作为“拜石奖学基金”,一部分直接用于扶贫,每次寄钱,他总是要通过省政协或安庆市政府转交。人问其故,老人呵呵一笑:“我这样做,是希望引起省市对寺前镇扶贫工作的重视。”用心何其良苦!



赵朴初母亲所著《冰玉影传奇》。

1991年夏,安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灾,赵朴初先后经手交给安徽救灾捐款(包括外币和黄金)相当于人民币40余万元。他个人给寺前镇汇款3.5万元,用于灾后恢复。

1992年5月5日,花亭湖上发生一场罕见的龙卷风,一艘客船沉没,40余人同时遇难,为特大事故。12日,赵朴初从报纸上惊悉此事,迅速给安徽省政协领导写信,又一次给寺前镇汇款2万元,并寄语:“多难兴邦,遥祝迅速克服困难,逐渐昌隆兴盛。”

太湖籍在京老乡决心以赵朴初为榜样,为家乡建设贡献些心力,成立一个“北京振兴太湖县联谊会”。赵朴初生病住北京医院,他欣然担任联谊会名誉会长,并为联谊会赋诗一首:“千

里集同乡,欣看雁作行。不言廉颇老,尤愿共翱翔。”表达了他人老心未老,愿和大家同心建设家乡的万丈豪情。

太湖县属山区县,由于接收电视信号不好,农村普遍存在看电视难的问题。赵朴初写信给国家广播电视部部长孙家正。孙部长接到赵朴初的信,为太湖县拨款20万元,建起了一座电视差转台。

太湖县医院东迁,苦于经费不足。赵朴初又专门给国家计委和卫生部负责同志写了信,信中说:“我少小离家,爱乡之情,人皆有之,现送上该县人民政府的专门请示,请您百忙中予以关怀重视,尽可能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国家计委领导考虑到太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搬迁医院确实有困难,补助投资60万元。

1998年,赵朴初与中华慈善总会联系,争取到该会安排资金200万元,用于发展太湖县的教育事业。

1999年初夏,县领导进京,去北京医院看望赵朴初。时近中午,老人躺下准备午睡,一向耳背的老人,居然听到了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说到的关于太湖县来人之事,立即要求起床,安排接见。他使劲地握着县领导的手,像一个久离开家的游子依恋着亲人,喃喃自语:“人老了,我真想家呀,想我的妈妈。”

快过年了,北京特冷,天寒地冻。一直病住北京医院的赵朴初想到故园的父老乡亲,心中十分不安。这年夏,皖西南又发生了洪灾,他决定从个人积蓄中再次捐出10万元,特意委托中

国红十字会,将这笔钱换成大米,务必发到贫困户手中,让他们过个好年。

佛云:“众生皆我父母。”一生奉佛的赵朴初,在他渐渐修就的一颗菩萨心里,父母已不仅仅是赵炜如、陈仲瑄,而真正把众生都当成父母亲人了,他行奉的是佛倡导的大孝。

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赵朴初共为太湖县捐资引资数百万元以上,个人捐款近50万元。不要说他只是私乡,这仅仅是他一生从事慈悲济世事业中极小的一部分。说他有点私乡也无妨,一个人,无点爱家乡、爱亲人心,谈何爱国土、爱众生呢!

七

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巨星殒落,震撼人天,众生失怙,泪洒神州。

此前,赵朴初在北京医院认真写下遗嘱:“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今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佛经中常用明月来比喻智慧,清风来象征不受任何束缚的自在。赵朴初的这首遗嘱,体现了他坚定深邃广大的信仰、智慧和修持,展示了他圆融无碍、涅槃寂静的心灵境界。

这年5月的花亭湖,群峰静默,绿水含悲。尤其是那一湖年轻的绿水,尽管与那位老人相识仅有十年,但他的慈心与挚爱,让每一滴水都心怀敬重和感恩。无月,无风,看湖上,晶晶点点,那是水的眼泪。

在广大佛教徒心目中,赵朴初作

为菩萨化身,其留于娑婆世界的灵骨,是令他们仰止崇拜的圣物。家乡人民也强烈愿望能将赵朴初的灵骨迎回家乡安葬,让他长住花亭湖,以解开在他生前一直缠绕于心的恋乡、爱乡情结。这片令他魂牵梦绕的父母之乡,能成为多情的赵朴初最后的归宿,在家乡人民看来,是符合赵朴初的心愿的,也是纪念他最好的方式。

似有赵朴初在天之灵的默许,一切如家乡人民所愿。2004年10月4日,赵朴初灵骨乘愿归葬花亭湖之畔的寺前镇万年冲。

如今的花亭湖已成为4A级风景区,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登西风古刹,湖山一览,或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不乏众多的朝圣者,专程经寺前河到寺前镇,瞻拜赵朴初灵骨。

最感欣慰的当是花亭湖山水,能将一个至爱的亲人、伟大的魂魄永抱于怀中。景以人传,这里的风景将会因赵朴初而更加闻名。而那个伟大的魂魄,也在这青山绿水中获得永远的安宁。

年年岁岁,不老是那些丘丘壑壑,或坐,或站,或走,每每看脚下绿水,望头顶明月,就会怀想起岁月里关于赵家的一段繁华旧事,记得那个喜爱吟哦风花的女诗人,也感谢她养育了一个非凡之子,满怀依依之情,讲述给每一个来者。

一丘一壑总流连——今天,对于许许多多的游者,将别花亭湖而去,蓦然回首之时,这一句多好的诗,也正合了他们此刻的心情。

读《赵朴初年谱》

孙欲言

此书为余从孔夫子旧书网之阿才书斋购得。得书后陆续看过，每有可思可感处，便记下，继而述之以诗。唯略表对先生一生从事佛教事业、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大力弘扬护持佛教感佩尊敬之情。

一

太虚大师离世前曾召青年赵朴初，赠以《人生佛教》，并殷勤嘱咐努力护持佛教等语。大师逝后，先生方悟之，作诗以纪。日后，亦以此为宗旨鼓励，一生践行。

大师无碍智 慧眼识英才
殷勤力嘱咐 奉教多关怀
秉承此宗旨 一生未背乖
人间终净土 诸佛当必来

二

赵朴初先生为元音老人题“成佛诀窍”以及为《能海法师全集》题字时，唯谨唯诚，审慎负责，其爱人之心、护法之意，昭彰明显，可为后世楷模。

一滴一毛尘 溯源皆因果
岂思文墨事 千年难煞抹

谨慎利友人 真诚护教界
懿范垂后世 嘉德传万国

三

赵朴初先生在与郑颂英先生通信以及在会议发言中，多次言及虽年事已高，亦要尽涓埃之力，为佛教奉献终生。此种精神，足为后世表率，是乃菩萨宏愿。

一心为佛教 不遗半分毫
涓埃虽微弱 心量自天高
功德本清净 宏愿是顿超
普度成佛去 终慰今世劳

四

赵朴初先生在与郑颂英先生通信中，言及其先母曾赐一狐裘，以供其老年御寒之用。而先生自己素食七十一年，亦不忍穿此动物之皮毛，只穿腈纶棉。大慈悲之心意，溢于纸面，令人感动极矣！

何者谓大慈 众生悉平等
法界同一性 外相皆光影
深发菩提心 悲悯誓勇猛
将来法王会 互作善友请